



十三經注疏

左傳二

仁12
476
72

七十二



12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

隱六年 十一年 盡

有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渝而不盟曰平。渝羊朱反。變也。

疏

注

而不盟曰平。正義曰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載其盟辭昭七年燕暨齊平傳稱盟于濡上似平皆有盟而云不盟者平實解怨和好之辭非要盟也彼自既平之後別為盟耳此與定十年及齊平皆傳無盟事定十一年及鄭平下乃云叔還如鄭而盟平後。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乃盟知平非盟也。

于艾

泰山牟縣東南有艾五蓋反。

秋七月

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皆放

此疏

注雖無至放此。正義曰公羊傳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此注用公羊為說釋例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麻數也。冬

宋人取長葛

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長葛長葛鄭

18
72

東

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疏注秋取至易也。正義曰經言易也。○易以或反傳同。○書冬傳言秋丘明為傳例不虛舉經文獨以秋言此事明是以秋取冬乃告也。冬告者告言冬始取耳。故書之於冬若其使以冬至告言秋取亦當追書於秋。八年傳曰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秋成冬告書之於秋。明此以冬取告故書於冬也。賈服以為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凡邑為他國所取皆是不能撫有之何故於此獨為惡鄭故杜以為上有伐鄭圍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既言秋取實取在秋因其經文在冬遂言冬乘無備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知此乘其無備而取之也。杜知長葛不繫鄭非大都以名通者以前年云伐鄭圍長葛長葛之文繫於鄭故也。劉炫以大都通名而規杜氏非也。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渝變也。公之為鄭所執逃歸怨鄭伐宋公欲救宋未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壤如掌反使疏傳注渝變至更成。○正義曰渝變也。釋言文所吏反。變平者變更前惡而復為和好變即更之義。成則平之訓故傳解渝平謂之更成自狐壤以前之好也。服虔云公為今日復和故曰更成言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服虔云公為

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為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案。○傳公賂尹氏而與之逃歸非鄭所釋安得釋而結平也。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頃音傾。長丁丈。疏注翼晉至大夫。○正義曰唐叔始封受反下文及注同。疏懷姓九宗職官五正者謂周成王滅唐始封唐叔以懷氏一姓九族及是五代五官之長子孫賜之言五官之長者謂於殷時為五行官長今襄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耳。今云頃父之子嘉父者以頃父舊居職位名號章顯嘉父新為大夫未甚著見故繫之於父諸繫父為文者義皆同。

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鄂晉別邑諸地名疑此也。闕者不復記其闕他皆放此。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於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鄂五各反。不復扶又反。下同。疏注諸地至此。○正義曰杜言不復記其闕者謂但言某邑而已。下不云闕若鄂直云晉別邑及翼侯奔隨注云隨晉地。鄭人侵衛牧注云牧衛邑如此之類皆不言闕是也。若不知何國之地者則言闕若虞公出奔共池公孫嬰齊平于狸服。

並注云闕是也亦有雖知某國之地注亦云闕則隱十一年蘇忿生十二邑注陸云闕者以餘邑皆知所在唯此獨闕故也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弃惡結好故言

始平于齊。○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好呼報反

鄭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疏**五月庚申○正義曰案經言月庚申之日須月以統之故別言五月他皆放此

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五父陳公子佗○佗徒何反人名皆同

陳侯曰宋衛實難可畏難也○難乃且反注同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悛七全反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邇○燎力召反又力弔反

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撲音卜反周任有言周任周大夫○任音王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去起呂反芟所銜反說文作芟匹未反云以足蹋夷草

蘊紆紛反信蘊紆紛反信如字一音申○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

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

不書於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已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為于偽反糴直麻反見賢通反○

疏注告饑至之賢○正義曰王使至魯皆應書經此獨不書故解之以人情恕之不得自不輸粟空告他人故知已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定五年歸粟于蔡尚書於經此不書者魯以往歲螟災故已國饑困所輸不多宋鄭輸粟

不書者魯以往歲螟災故已國饑困所輸不多宋鄭輸粟

不復告魯故皆不書此事無經而發故解傳意○鄭伯如見隱之賢諸無經之傳皆意有所見悉皆放此

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王不禮焉周

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桓公黑肩也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正義曰如字或於虔反非雍於用反

左音佐右音祐又並如字疏注周桓至焉依○正義曰十八年傳也幽王娶申女為后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嬖之生子伯服廢申后逐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申侯乃與犬戎共攻幽王殺幽王於驪山之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以西都偃戎晉文侯鄭武公夾輔平王東遷洛邑毛詩尚

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既既至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為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無傳叔姬伯姬之姊也至是歸者待

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疏注叔姬至故書○正義曰適俱行則所尊在適書適不書姪姊叔姬待年之姊尊與卿行故書其歸魯女嫁於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姊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例賈云書之者刺

紀貴叔姬傳無其事是妄說也○滕侯卒傳例曰不書滕國在沛國公丘疏滕侯卒○正義曰譜云滕姬姓文王縣東南○沛音貝

郡公丘縣是也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世本云齊景公七世為君而云齊景公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為君而云齊景公滕為謬何甚服虔昭四年注亦云齊景公七世為君而云齊景公滕之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也周文

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夏城中丘城例在莊二十九年中丘在琅邪

臨沂縣東北○琅音郎沂魚依反○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疏注諸聘至九年○正義曰帛加璧以致享鄭玄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是執玉帛以相存問也玉人職云瑑圭璋璧琮八寸以規聘注

春大流卷四

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案聘禮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既行聘之後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又鄭玄注小行人云使卿大夫覲聘降其君瑞一等則侯伯之臣圭璋璧琮皆六寸子男之臣皆四寸又小行人云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瑣以黼鄭玄注云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餘諸侯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子男享大國之君琥以繡享大國夫人璜以黼是玉帛之文也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鳴鍾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強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疏注○使所吏反下同見賢遍反薺蒲報反陳直觀反其鳴鍾鼓也杜意言以歸者以彼隨已而已非囚執之辭故云但言以歸非執也杜必知以歸非執者穀梁傳云以歸猶愈于執也又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若以歸是執何須別起執文明直言以歸者非執也至如定四年以歸是執何須別云殺之哀七年以邾子益來傳云囚諸負瑕既有囚殺之文

伯來聘 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鳴鍾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強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疏注○使所吏反下同見賢遍反薺蒲報反陳直觀反其鳴鍾鼓也杜意言以歸者以彼隨已而已非囚執之辭故云但言以歸非執也杜必知以歸非執者穀梁傳云以歸猶愈于執也又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若以歸是執何須別起執文明直言以歸者非執也至如定四年以歸是執何須別云殺之哀七年以邾子益來傳云囚諸負瑕既有囚殺之文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

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起以名

告終嗣也以繼好息民

謂之禮經 此言凡例乃周公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謂之禮經 此言凡例乃周公息民。好呼報反注同。謂之禮經。此言凡例乃周公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皆當書於策仲尼脩春秋皆承策為經。凡諸至禮經。正義曰諸侯者公侯伯子男五句他皆疏。凡諸至禮經。正義曰諸侯者公侯伯子男五放此。國君故摠稱諸侯也。諸發凡者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俱是國君故摠稱諸侯也。諸發凡者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明采合舊語以發明史例。雖意是舊典而辭出。史明非全寫舊語同盟稱各薨則赴以名。是周公之舊典其告終稱嗣以下乃是解釋赴意非舊語也。僖二十三年又發例曰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直言赴名是禮不言繼好是禮繼好息民是禮之大意非禮之實明是也言謂此赴名爲禮之意彼云禮也此云謂之禮經其事一也言謂此赴名爲禮之常法也明之意言周公謂之然也謂之禮經雖指此一禮之發凡者莫不盡然以此爲例之初故特言之○注此言至放此○正義曰凡例是周公所制其來亦無所出以傳言謂之禮經則是先聖謂之非也明自謂之也史之書策必有舊法一代大典周公所制故知凡例亦是周公所制此言凡例則云謂之禮經不言凡例則云不書於策以此明所謂禮經皆當書策從傳之首至此始開凡例故特顯此二句二句者謂之禮經是一句與不書於策爲二句也然則九年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不以爲始而遠取十一年云始開凡例者以九年唯記當國雨雪之事史策○夏城中丘書不舊文非是赴告國家大事之例

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在六○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

爲宋討也公拒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爲宋討也

爲宋于僞反注爲宋同○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

援于眷反復扶又反朝而發幣於公卿如○疏注朝而至卿寺

卿凡伯弗賓今計獻詣公府卿寺○疏正義曰朝於天子獻國之所有亦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如今者如晉時諸州年終遣會計之吏獻物於天子因令以物詣公府卿寺然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風俗通曰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寺司也庭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冬王使凡伯來

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傳言凡伯所以見伐○陳及鄭

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洺盟洺臨也

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忘不在於歃血也如忘亡亮反服

而也○疏歃如忘○正義曰歃謂口含血也當歃血之時而也○疏如似遺忘物然故注云志不在於歃血也服虔云如而也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盟載之辭在於簡策祝史讀以告神非歃者自誦之何言忘載辭也且忘否

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正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宿與音預疏注元年至備故○正義下不與同禱丁老反或宿與音預也魯宋俱是微人宿君必不主與之元年盟于宿知宿與盟也魯宋俱是微人宿君必不親與知宿亦大夫盟也盟禱雖異俱是告神荀偃之禱先稱君名知大夫聚盟亦各稱君名臣盟既稱君名則君薨得以名赴宿君之卒宜以名赴魯今宿男不名自不以名赴非法亦不得也故引僖二十三年傳例以明之其赴不以名雖知義皆出此衛冀隆難杜云周人以諱事神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荀偃禱河一時之事耳非正禮也何得知大夫盟先稱君名乎杜必為此解者以諱事神謂諱神之名以事其神若祭祖而諱祖之類山川之神尊於諸侯故尚書武成告名山川云有道周王發則荀偃禱河自稱君名於理何怪杜云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若七年滕侯卒傳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及桓二年公至自唐凡公行告于宗廟是或發於始事也宣四年凡弒君稱君及僖二十六年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是或發於後也云因宜有所異同者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君嫌歸生無罪及宣五年高固來逆叔姬嫌見

偏成昏故傳因以明之是也云亦或正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者但杜又自疑以為諸例皆應從始事而發在後發者以記注周公舊凡不繫於始事繫於後事正明作傳因記注所繫遂以發之如杜此言則周公舊凡於記注之文散在諸事正明作傳因記注之文發例故或先或後也○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

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疏注齊侯

正義曰春秋之例國以大小為序外傳鄭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此齊侯即僖公也此盟平宋衛也齊為會主則齊宜在上今宋在齊上故特解之由宋敬齊侯與衛先遇故齊侯尊宋使為會主瓦屋既闕知是周地者以其會于溫盟于瓦屋會盟不得相遠溫是周地知瓦屋亦周地也○八月葬蔡宣公無傳三月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人微者不嫌

公例在僖二十九年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邳蒲悲反間如字疏注人至來間○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卿盟于翟泉沒公不言貶卿稱人直言會某人某人傳曰卿不

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莒人乃對會公侯故解之莒是小國卿當稱人非貶辭也微者不嫌能敵稱公也

○螟無傳為災

○冬十有一月無駭卒與小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

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

遇于犬丘

實以明之若二名俱存者傳則錯經以見之此犬丘與垂兩名俱存故傳不言實釋例曰若一地二名當時並存則直兩文互見黑壤犬丘時來之屬是也猶卿大夫名氏互見非例也

○鄭伯請釋泰山之

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泰山如宇東岳能復扶又反守手又反近附近之近下同又如字欲為于僞反下為魯同疏注成王至之田。正義曰成王營邑於洛以爲居土之中貢賦路均將於洛邑受朝許田近於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詩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周公得許田也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是許田爲魯朝宿之邑鄭請易許田而求祀周公故知後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於泰山之下亦受祊田以爲湯沐之邑祊邑內亦有鄭先君別廟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鄭以天子不復巡守則泰山之祀既廢祊無所用故欲以祊易許田近鄭祊田近魯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慮將不許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言鄭得許田周公之祀不絕也云已廢泰山之祀者謂天子不復巡守鄭家已廢此助祭泰山祭祀之事無所祭祀故欲爲魯祀周公其實廢來已久今始云已廢者欲爲魯祀周公

故云已廢耳方便遜辭以求於魯也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王之東蒐有閭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故兩皆有之禮記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為朝王從王巡守主為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異義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公羊說以為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許慎以公羊為非則杜意亦從許慎也公羊為非則杜意亦從許慎也公羊傳曰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許慎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杜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為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為名劉君更無所馮直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為許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夏號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政。界必二反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

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

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

共之廟鄭忽先逆歸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疏注鍼子祖。鍼其廉反誣亡符反共音恭本亦作恭疏至後祖正義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為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即去而有啓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眾以配為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故曰誣其祖也案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問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立以祖為轍道之祭也先為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既言入于鄭乃云先配而後祖寧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滯故杜引楚公子圍告廟之事言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楚公子圍亦人臣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為配匹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譏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為忽娶妻先逆而

後告廟鉞子見而譏之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也 ○齊人卒平宋衛于

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會温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平宋 ○八月丙

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言鄭伯不以號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齊稱人

略從國辭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 疏 注言鄭至丙戌

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背音佩 疏 正義曰庚午之後

十六日而有丙戌二十一日而有辛卯七月有庚午九月有

辛卯其間不容一月是八月不得有丙戌更遙一周則丙戌

去庚午七十七日八月亦不得有丙戌是明丙戌為日誤長

麻推七月丁卯朔四日庚午至二十日是丙戌八月小丁酉朔十日

二十六日辛卯其月二十一日是丙戌八月小丁酉朔十日

丙午二十日丙辰二日戊戌十四日庚戌二十六日壬戌未

知丙戌二字孰為誤也不直云日誤而檢 ○公及莒人

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二年紀莒盟于密為魯故今公尋之故曰以成紀好

上下者因傳明文故顯言之他皆放此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 齊侯冬來告

反下同 稱秋和三國

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

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鳩

也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

眾仲對曰天子建德 立有德以 因生以賜姓 其

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 疏 注因其至媯姓。正義曰

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 疏 注因其至媯姓。正義曰

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 疏 注因其至媯姓。正義曰

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 疏 注因其至媯姓。正義曰

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 疏 注因其至媯姓。正義曰

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 疏 注因其至媯姓。正義曰

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 疏 注因其至媯姓。正義曰

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 疏 注因其至媯姓。正義曰

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 疏 注因其至媯姓。正義曰

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 疏 注因其至媯姓。正義曰

之氏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
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嬀命氏
曰陳其事同也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
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姓也而其上云庶姓別於上而
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昏姻不通
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
逐瘝狗入於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為氏氏族一也所從
言之異耳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
別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
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是其別合
之異也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亦氏族
之別名也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稟之於時君為天下之廣兆
民之衆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賜姓於族為庶姓亦氏族
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
況餘人哉固當從其父耳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皆
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草周代尚文欲令子孫相親故不
使別姓其賜姓者亦少唯外姓媯滿之徒耳賜族者有大功
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無大功德任其與衰者則不賜之

不賜之者公之同姓蓋亦自氏祖字其異姓則有舊族可稱
不世其祿不須賜也衆仲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云胙土命
氏據諸侯言耳其王朝大夫不封為國君者亦當王賜之族
何則春秋之世有尹氏武氏之徒明亦天子賜之與諸侯之
臣義無異也此無駭是卿羽父為之請族蓋為卿乃賜族大
夫以下或不賜也諸侯之臣卿父為之請族蓋為卿乃賜族大
若其父祖微賤此人新升為卿以其位絕等倫其族不復因
故身未被賜無族可稱魯挾鄭宛皆未賜族故單稱名也或
身以才舉者升卿位功德猶薄未足立家則雖為卿竟不賜
族羽父為無駭請族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華督生立
華氏知其恐慮不得故早求之也由此而言明有竟無族者
魯之翬挾柔溺各見於經而其後無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
會之翬挾柔溺各見於經而其後無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
果知知伯之將滅自別其族為輔氏如此之類皆身自為
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
別故其流至於百姓萬姓其言自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
也晉語稱炎帝姓姜則伯夷炎帝之後姜自是其本姓而云
賜姓曰姜者黃帝之後別姓非一自以姜姓賜伯夷更使為
一姓之祖耳非復因舊姓也猶諸侯以字得賜姓故其
后稷別姓姬不是因黃帝姓也

諸侯以字

臣因氏其為謚因以為族或使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王父字其為謚因以為族疏諸侯族。正義曰杜意諸侯以字言賜先人字為族也為謚因以為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為之謚因以為族以謚為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謚為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有功德者則生賜族非也至於鄭祭仲為祭封人後升為卿經書祭仲以生賜族者檢傳既無同華氏之文則祭者是仲之舊氏也諸侯以字言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然也則二十有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為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為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為氏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為氏鄭伯使弟臧氏是也案鄭子人者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鄭伯使弟臧來盟即其人而後為子人氏不以仲叔為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為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非母弟族矣或不稱孫而三桓皆稱孫俱字蓋出自時君之命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

賜也以字為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為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貶責則亦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僑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自稱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為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據曾孫為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盼者皆是也公子配名連言之故杜注並云字也其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注並云字也其蕩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耳其公孟疆世本以為靈公之子字公孟疆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非也必如劉解生賜族之文證在何處其公之曾孫玄孫以外爰及異姓有新生賜族之卿君賜之族蓋以此卿之字即為此族案世本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華父是督之字計督是公孫耳未合賜族應死後其子乃賜族故杜

云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

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疏。注謂取至時君。

若晉之士氏舊邑若韓魏趙氏非是君賜則不得為族嫌其。

居官邑不待公命故云皆稟之時君此謂同姓異姓皆然也。

服虔止謂異姓又引宋司城韓魏為證韓與司公命以字。

城非異姓司城又自為樂氏不以司城為族也。公命以字。

為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

經九年春天子使南季來聘。無傳南季天子大。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

練反雨雪于。疏。大雨震電。正義曰說文云震劈歷震物。

付反傳同。疏。者電陰陽激曜也。河圖云陰陽相薄為雷。

陰激陽為電然則震是雷之劈歷電是雷光億十五年震夷。

伯之廟是劈歷破之雷之甚者為震故何休云震雷也。大。

雨雪。正義曰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

之名既見雨從天下自上下者因即以雨言之。雨益亦稱為。

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在琅邪縣。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書。

酉始。始。雨日。霖音林爾雅。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

云久雨謂之淫淫雨謂之霖。時失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

時失也。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為時失。凡雨自二日。

以往為霖。此解經書霖也。而疏。注此解至經誤。正。

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

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

平地尺為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

平地尺為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

平地尺為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

平地尺為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

平地尺為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

王

不共王職。共音恭本亦作供。

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

伐宋宋以入郕之役怨公不告命

入郕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郕欲

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

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

伐宋

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復往告之。

冬公會齊侯于防謀

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

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徒步兵也。軼突也。軼直結反又音逸。

公子

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公子突鄭厲公也嘗

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

君為三覆以待之

覆伏兵也。

戎輕而不

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

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

可以逞

逞解也。輕遣政反逞勅領反解音蟹或佳買反。

疏

先者至以逞。正義曰嘗寇速去知

戎必逐之逐其去者必有所獲獲謂獲鄭人也在先者見逐有所獲不復顧後必務在速進謂棄其後者獨自先進進而遇覆必速迴奔走後者不救則是無繼續矣無繼則易敗如是乃可以解患服虔云先者見獲言必不往相救各自務進言其貪利也其言見獲者當謂戎被鄭獲也鄭人速去以誘之安得獲戎也在先者已被鄭獲重進者將復為虜各自務進欲何所貪而云貪利也此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則不言可解無故以解亂之

奔祝聃逐之

祝聃鄭大夫。聃乃甘反一音士甘反。

衷戎師前後擊

之盡殪

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

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

疏

注為三至死也。正義曰

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

三伏之中殪死也釋詁文。

戎師大奔

後駐軍不復繼也。駐丁住反。

十一月甲寅

鄭人大敗戎師

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

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放

疏

此即上傳所說擊戎之事

此。命力呈反要於通反

史官得其戰狀乃裁約為之辭經之所陳

皆是此類既不書經故準經為文以摠之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

人鄭人伐宋

○夏鞏帥師會齊

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鞏專行非鄭之謀也及例在宣七年。去起呂反傳同。疏注公子至七年父先會齊侯鄭伯是不待公命也貪會二國之君自求其名時史疾其專進故貶去公子義與氏同故以氏言之中出與謀日及傳稱盟于鄧為師期公既與謀計當書及今乃言會明其以鞏專行非鄧之謀釋例曰王命伐宋羽父不匡君以速進而先會二國自以為名故貶去其族齊為侯伯鄭

伯又為王卿士二君奉王命以討宋惡羽父之專進故使與微者同伐動而無功故無成敗也案四年鞏固請而行故貶去其氏此直言羽父先會齊侯鄭伯無固請之文亦貶之者又公子豫會邾人鄭人以不待公命而經不書此鞏亦不待公命而經書者鞏於四年傳稱固請明此先會亦固請也傳於四年其文已詳故於此而略耳豫會邾人鄭人本非公卿故不書此則公會齊鄭于中丘已為師期。○六月壬戌鞏又請公先會先會則是君命故以書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也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反陳直。疏注齊鄭至宋地。正義曰案傳公會齊侯鄭伯戰彼與公謀戰而公獨敗宋師則知老桃之會謀與宋敗宋師知齊鄭後期也。辛未取郟辛巳取防。鄭後

郟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郟古報反字林又反。○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戴國今陳留外

疏

注三國至戴城。正義曰案傳例克

黃縣東南有戴城。載音再字林作。戴云故國在陳留易以或反傳同。邑不用師徒曰取然則取者據克邑之易今此克得軍師亦稱取者但取者雖據克邑之文其克得師衆而易者亦曰取是以莊十一年注云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若非前敵之易何能覆而取之故釋例曰如取如攜然則凡言取者皆易辭劉君以取之非易而規杜氏非也沈氏亦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公羊傳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是杜所用之義地理志云梁國留縣故載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留載聲相近故鄭玄詩箋讀倣載為熾蓄是其音大同故漢於載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立留縣於晉屬陳留。

郟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

丑盟于鄧爲師期

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

而不告盟

疏

注尋九至魯地。正義曰九年傳稱會于防鄧魯地。謀伐宋未及伐宋而更爲此會爲師伐宋之

期知是尋防會也釋例曰盟于鄧盟于犂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明告盟。

非公本期釋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

桃

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申者下有辛巳取防亦在六月之內戊申在辛巳

疏

注會不至日誤。正義曰

六月無戊申者下有辛巳取防亦在六月之內戊申在辛巳之前三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上有五月今別言六月知日誤月不誤長歷推六月丙辰朔三日戊午五日庚申未知二者孰是。壬戌公敗宋師于

菅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

防辛巳歸于我

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日五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

獨進兵以入郟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

下之事上皆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者勞

成禮於庭中鄭伯勤以蒼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饗餼謂之郊勞魯侯爵尊

疏注勞者至王爵。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

儀曰諸公相為賓主君郊勞皆不言以饗餼勞案禮饗餼乃

是既相見致大禮不應於郊以設之杜意蓋以執食曰饗生

牲曰饗以勞客於郊必有牲饌故亦饗餼言之非謂大禮之

饗餼也勞禮大行人云上公三勞近郊勞一也遠郊勞二也

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郊凡近郊勞

皆君自行遠郊使卿竟首使大夫掌客又云上公五積皆眠

殮牽侯伯四積子男三積是賓入竟之後有致積之禮積雖

是牽亦或有孰或在郊致積故謂之郊勞沈依聘禮注其郊

之遠近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會王命宋不伐也。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

鄭師還駐兵於遠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

戴。從宋衛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

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稱尺證反。疏注三國至通

三國之軍在戴城下故鄭伯合圍之不言圍戴者本意圍三

師不圍戴也不言圍三師者今日圍明日取圍之不久經以

取告不以圍告三國經皆稱人於例為將單。宋衛既入

鄭而以伐戴召蔡人。伐戴乃蔡人怒故不和

而敗。言鄭取之易也。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九月

寅八月二。疏注報入至四日。正義曰九月無戊寅者經

十四日。寅在壬午之前四日耳故九月不得有。冬齊人鄭人

入郕討違王命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薛

息列疏十有一年至來朝。正義曰：十下言有者，于寶云反。略故傳不言有桓七年穀伯鄧侯別言來朝，此兼言來朝者，彼別行禮，此同行禮，由同時行禮當長者，在先故爭之。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疏時來，鄭也。鄭音來，釐音來。王元規

力之。○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疏與謀反。

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疏注與謀至昌縣。○正義曰：許昌縣，與音預，還音環。○正義曰：與謀，日及宣七年傳

例也。傳稱會于邾，謀伐許，是公與謀也。譜云：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嶽，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

許昌是也。靈公徙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元公子結

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初，楚滅之地，地理志云：潁川郡許縣，故許國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為楚所滅也。漢世名許縣，耳。魏

武作相改。○冬十有二月壬辰，公薨。疏實弒書薨，又曰許昌。

所諱也。疏注實弒至諱也。○正義曰：他君見弒，則書弒。魯君也。見弒則書薨。公薨例皆地，此公又不地，故解之言也。

魯史策書所諱也。不忍言君之見弒，又不忍言其僇尸之處，諱而不書，故夫子因之傳，不言書曰：知是舊史諱之也。董狐書趙盾弒君，仲尼謂之良史，不書君弒，則是史之不良。夫子不改其文，而因之者，為人臣者或心實愛君，為諱愆過，或在疾惡，故章賊名，雖事跡不同，而俱是為國聖賢兩通其事。欲見仁非一涂，僖元年傳曰：諱國惡禮也。以仲尼之善董狐，知為史必須直也。以丘明之禮諱惡，知為史又當諱也。釋例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微諫見志，造膝跪辭，執其事而諫，其非不必其得，蓋匡救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義焉。至於激節之士，則不然。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鬻拳劫君而自刎，晏嬰端委而引直，聖賢亦錄而善之，所以廣義訓博大道，殷有三仁，此之謂也。是言聖賢兩通之意也。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徒，俱實見弒，而以卒赴魯，是他國之臣亦有諱國惡者，非獨魯史也。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疏薛魯國薛縣，長丁丈反。

下注及。疏注薛魯國薛縣。○正義曰：譜云：薛在姓黃帝之文同。

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為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為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

為誰所滅地理志云魯國薛縣夏車正薛侯曰我先封

薛祖奚仲夏所封在疏注薛祖至之前。正義曰定元年

周之前。夏戶雅反。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

車正是夏。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注正卜。疏注正卜

所封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太卜下大夫二人其下有卜薛

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非周。疏注庶姓至同

周禮司儀職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

揖同姓鄭玄云庶姓無親者也異婚姻者也是庶姓非同姓

也。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

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

則擇之。擇所宜而行之。諺音。周之宗盟異姓為

後。盟載書皆先同。疏。周之至為後。正義曰賈逵以宗

姓例在定四年。疏。為尊服虔以宗盟為同宗之盟孫

毓以為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杜無明解盟

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之官乃是司寇

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也而孫毓難服云同宗之

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同盟則何稱於宗斯不然

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獎王室未聞離遯異姓獨與同宗

者也但周人貴親先敘同姓以其篤於宗族是故謂之宗盟

魯人之為此言見其重宗之義執其宗盟之文即云無與異

姓然則公與侯燕則異姓為賓復言族燕不得有異姓也孟

軻所云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此之謂也異姓為後者謂王官

之伯降臨諸侯以王命而盟者耳其春秋之世狎主齊盟者

則不復先姬姓也踐土之盟劉子在焉故祝佗引踐土為比為

用王命而盟也召陵之會劉子在焉故祝佗引踐土為比為

有王官故也宋之盟楚屈建先於趙武明是大國在前不先

爵同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不同先同姓也禮記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西上觀禮於方明之壇鄭言諸侯見王之位亦引明堂位為說是則諸侯摠見皆以爵為班雖不分別同姓異姓其受禮之時爵同者猶先同姓也其王官之伯臨諸侯之盟雖羣后咸在常先同姓故此言宗盟耳取重宗之事以喻已也取譬之事聊舉一邊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朝於彼國寡人自可下主國之宗諸侯聚盟不肯先盟主之宗也

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齒列也**疏**注薛任音壬注同

任姓齒列也。正義曰卅本姓氏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禮記文王卅子曰古者謂年齒齒亦齒也然則齒是年之別名人以年齒相次列以爵位相次列亦名為齒故云齒也**君若辱賜**

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

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公孫闕與**

穎考叔挾輶以走

輶車輶也。挾輶以走。正義曰廟內授車未有馬音協輶張留反疏駕故手挾以走輶輶也方言云楚衛謂輶為輶服虔云考叔挾車輶筆馬而走古者兵車一輶服馬夾之若馬已在輶不可復挾且筆馬而走非捷步所及子都豈復乘之**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闕棘戟也**及大逵弗**

及子都怒達道方九軌也。達求龜反爾雅云九軌謂之達杜云道方九軌此依考工記**疏**

注達道方九軌也。正義曰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軌車軌謂王城之內道廣並九車也爾雅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旁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達說爾雅者皆以為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故劉炫規過以達為九道交出也今以為道方九軌者蓋以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以記有九軌故以達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達亦是九達之義故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

又涂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唯鄭城之內獨有其涂故傳於鄭國每言遠也故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遠莊二十八年衆車入自純門及遠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遠路劉君以為國國皆有遠道以規杜氏其義非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

傳于許城下。傳音附注同。 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螿弧以先

登螿弧旗名。螿音胡。疏注螿弧旗名。正義曰周禮諸侯

齊有靈姑鉅皆諸侯之旗也趙簡子有蜂旗 子都自下

射之顛顛隊而死。射食亦反。下及注同隊直類反。 瑕叔盈又以螿弧

登瑕叔盈。鄭大夫。 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偏也麾招也。麾許危反又許僞

反呼火故。反偏音遍。 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

奔不書兵亂遁逃未知所在。遁徒頓反。 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

不共不共職貢。共音恭本。亦作供音同注及下同。 故從君討之許既伏

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與聞音預。 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

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借手于我寡德之人以討許。 寡人唯是

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供給億安也。億於力反。 其敢以

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

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餽餽也段出奔在元年。餽音胡說文云寄食鬻本又作粥之育反又與六反。

疏注弟共至元年。正義曰莊公之弟逃於四方故知唯是共叔段也說文云餽寄食也以此傳言餽口四方故以寄食言之昭七年傳云餽於是鬻於是餽余口釋言云餽也則餽是餽鬻別名今人以薄鬻塗物謂之餽紙餽帛

春秋流卷四

則餽者以齋食口之名故云餽其口也 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

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鄭獲

大夫公孫獲 若寡人得没于地以壽終。壽如字又音授天其以禮

悔禍于許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

稷無寧寧也茲此也。復扶又反又音服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

如舊昏媾謁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媾古豆反重直龍反疏注謁告至曰媾。正

義曰謁告也釋謁文婦之父曰昏釋親文也媾與昏同文故先儒皆以為重昏曰媾 其能降以相

從也降降心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

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禮

祀許乎繫齊以享謂之禮祀謂許山川之祀。覆芳服反暇行嫁反禮音因齊側皆反本亦作齋疏

注繫齊至之祀。正義曰釋謁云禮祭也孫炎曰禮繫敬之祭周語曰精意以享禮也是繫齊以享謂之禮享訓獻也言繫齊齊敬以酒食獻神也禮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若其受許之士則當祭許山川故知祀謂許山川之祀寡

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

吾圉也圉邊垂也。為于偽反圉魚呂反疏注圉邊垂也。正義曰釋

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

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

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賄呼罪反字林音悔寘之政反置也亟紀力反急也下注同疏注此今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南郡新鄭縣詩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是知新邑於此謂河南新鄭也且志又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知舊鄭在京兆也志又云本周宣王弟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為桓公謀取虢郟之地令寄帑與賄而虢郟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

遷卒定號鄩之地然則傳云先君新邑於此謂武公始居此也史記鄭世家稱號鄩自十分邑獻於桓公桓公竟國之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號鄩非獻邑也馬遷之言皆謬耳昭十六年傳子產謂韓宣子曰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以艾殺此地而共處之者謂寄帑與賄之時商人即與俱行耳非桓公身至新鄭王

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夫

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大岳音泰疏注大岳至義曰周語稱共工伯鯀二者皆黃炎之後言鯀為黃帝之後共工為炎帝之後炎帝則神農之別號周語又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昨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逵云共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姜炎帝之後姓其後變易至於四岳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以此知大岳是神農之後堯四岳也以其主岳之祀尊之故稱大岳許國是其天而既厭周

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

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

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也○疏禮經厭於艷反

者也○正義曰經謂紀理之若詩之經營經始也國家非禮不治社稷得禮乃安故禮所以經理國家安定社稷以禮教民則親戚和睦以禮守位則澤及子孫故禮所以次度德

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

乃亟去之無累後人○度待洛反量可謂知禮矣○鄭

伯使卒出殺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人

為卒二十五人為行亦卒之行列疾射穎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卒尊忽反注同殺音加豬別名行戶剛反

注同詛則慮疏注百人至詛之○正義曰周禮夏官序制反令力呈反

十五人為行者以傳先卒後行殺大於犬知行之人數少於卒也軍法百人之下唯有二十五人為兩耳又大司馬之屬

春秋疏卷四

三

官行司馬是中士軍之屬官兩司馬亦中士知周禮之兩即
此行是也周禮之行謂軍之行列知此行亦卒之行列也詛
者盟之細殺牲告神令加之殃咎疾射穎考叔者令卒及行
間祝詛之欲使神殺之也一卒之內已用一殺又更令一行
之間或用雞或用犬重祝詛之犬雞者或雞或犬非雞犬並
用何則盟詛例用一牲不用二也殺謂豕之牡者爾雅釋獸
豕牡曰犯犯者是牝知殺者是牡祭祀例不
用牝且宋人謂宋朝為艾殺明以雄猪喻也

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

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於邪人。邪似嗟反下及注同

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取鄆劉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鄆

焉而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

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

粉反商使諸侯無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尚書立政

周公告大吏曰司温今温縣原在沁水縣西。沁七浸反

寇蘇公是其事也字林先任反郭璞王蒼解

鳩反韋昭思金反水名縑在野王縣西南樊一名陽

縣西南有陽城在懷縣西南。縑勃之反樊野王

○樊扶表反在懷縣西南。縑勃之反縑勃之反樊野王

官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軹音紙盟今盟津。州陘今州

關。陘在脩武縣北懷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

河內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怒而行之德

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

不至不亦宜乎蘇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鄭息

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

大敗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縣。竟疏注息國至息縣

音境息一本作鄭音息正義曰世本息

春秋疏卷四

音

國姬姓此息侯伐鄭責其不親親知與鄭國同姬姓也莊十四年傳楚文王滅息其初則不知誰之子何時封也地理志汝南郡有新息縣故息國也應劭云其後東徙故加新云若其後東徙當云故息何以反加新字乎蓋本自他處而徙此也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度待洛反

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

師也不亦宜乎韙是也○韙韋鬼反○冬十月鄭

伯以號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

也入鄭在十年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

則書不然則否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於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

師出臧否亦如之此蓋周禮之舊制○傳直專反

雖及滅國謂善惡得失也滅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

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凡諸至于

曰此傳雖因宋不告敗而發此例其言諸侯有命非獨為被

伐之命故注云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謂諸國大事崩卒會

盟戰伐克取君臣乖離水火災害經書他國之事皆是來告

則書不告則否來告則書者或彼以實告改其告辭而書之

或彼以虛告因其虛言而記之立文褒貶章示善惡雖復依

告者多不必盡皆依告衛獻公之出奔也傳稱孫林父甯殖

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及其書經則云衛侯出奔齊如此之

類是改告辭也晉人之敗秦也傳稱潛師夜起以敗秦于令

狐秦實未陳不與晉戰晉人諱背前言妄以戰告及其書經

乃言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如此之類是因虛言也雖復或

因其虛或改其實終是歸於勸戒得告乃書也不然則否者

雖復傳聞行言實知其事但非故遣來告知亦不書所以慎

謬誤辟不審若楚滅六蓼臧文仲歎而為言魯非不知但無

命來告故不書也師出臧否亦如之者傳因被兵發例嫌出

師伐人不必須告故重明之雖及滅國者既據侵伐發例又

嫌滅國事重不待告命故更明之言不書于策者明告命大

事皆書於國史正策以見仲尼脩定悉因正策之文。注臧否至乃書。正義曰不言勝敗而言臧否者明其臧否之言非徒勝敗之謂故知是善惡得失摠謂理有曲直兵有彊弱也狄伐邢之類非狄能告也楚滅庸之徒非庸能告也故知敗克互言不須兩告乃書也且哀元年傳曰吳人越不。羽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吳越並言知其不待兩告。

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大宰官名。疏。注大宰官名。大音泰注同。

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授桓位。為于偽反。少詩。照反。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菟兔都反裘音求。父音甫復扶又反下同。

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

止焉內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譜。鄭人囚諸尹氏。側鳩反弑音試下同一本作殺。

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主尹氏所主祭。賂音路禱丁。老反或多報。反巫亡夫反。

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立鍾巫。於魯。十。

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圃園名。圃布古反。

館于寫館舍也為氏魯大夫。寫于委反。

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寫

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欲以弑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

退無據疏。討寫氏有死者。正義曰劉炫云羽父遣賊弑公非寫氏所弑公在寫氏而死遂誣寫氏弑君欲以正法誅之君非寫氏所弑故討寫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不摠誅之。注欲以至無據。正義曰劉炫云欲以弑君之罪加寫氏則君非寫氏所弑而復不能以正法誅之正法謂滅其族汗其宮也傳言此者進退無據進誅寫氏則實非寫氏弑君退舍寫氏則無弑君之人是其進退無據也。

不書葬不成喪也

桓弒隱篡位
故喪禮不成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

卷四

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

江西南昌府學棊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

隱六年盡十一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四

經六年

鄭人來渝平

惠棟云渝讀為輸二傳作輸廣雅云輸更也釋

也故經書渝平傳云更成杜氏訓渝為變必俗儒傳寫之訛

案渝輸古通用爾雅云渝變也杜氏用雅訓變亦更之意也

具四時以成歲

岳本歲下有也字

傳六年

也皆放此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也作他淳熙本纂圖本放作倣

傳曰更成

淳熙本成作平非也

注翼晉至大夫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納諸鄂節注

下

左傳注疏卷四校勘記

隱公

一

公孫嬰齊卒于狸服 宋本服作脹是也

蘇忿生十二邑注 溼云闕者此木二字脫依宋本毛本補闕本監本考文作一非也

五月庚申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崇聚也之下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 此與莊十四年所引同如尚書

作若鄉作嚮釋文云鄉本又作嚮同也按鄉正字嚮向皆俗字今尚書作嚮乃衛包所改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周禮秋官序官蕪氏注引傳文無焉字賈疏同文選東京賦注引亦無焉字

芟夷蕪崇之 芟釋文云說文作發匹末反文選荅賓戲注晉灼曰發開也案發乃發字之誤今諸本皆作芟

字蘊石經宋本作蘊釋文亦作蘊周禮稻人蕪人鄭司農注引傳文並作蘊此本作蘊俗字注及正義同

晉鄭焉依 水經渭水注引傳文焉作是與外傳合

注周桓至焉依 宋本此節正義在篇末

猶懼不饒 衆經音義十二引作不暨案暨饒古今字莊九年傳公及齊大夫盟于饒公羊穀梁並作暨

經七年

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淳熙本聘誤侯

例在襄九年 宋本足利本九作元正義同

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釋文凡作汎續漢郡國志共縣有汎亭周凡伯國案汎與凡通

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宋本岳本城作成與水經注所引合漢書地理志續漢郡國志亦並作成

武此本作城非也

傳七年

告終嗣也

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終下有稱字是也

下言凡例

毛本下作不字按作不是也言凡例不言凡例猶云合凡例不合凡例○今訂正

注朝而至卿寺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傳言凡伯所以見伐之下

公卿牧守府

按當作公卿牧守曰府各本少曰字

令官所止皆曰寺

毛本令作今今字是也謂漢時稱謂如此

歆如忘

說文引作歆而忘惠棟云服虔曰如而也臨歆而忘其盟載之辭古如而字多通用

忘不在於歆血

諸本忘作志是也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血下行也字

歆如忘

宋本此節正義在乃成昏注下

歆謂口含血也

毛本脫口字

泄伯安知其忘而譏之

監本毛本而下衍且字

以忽為王寵故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為作有毛本故作妻

經八年

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漢書五行志引作邴案公羊穀梁作邴

注宛鄭至東南

宋本此節正義在庚寅節注下

諸侯同盟稱名者

足利本無侯字

非唯見在位二君也

纂圖本重脩監本毛本二作之非也監本二字模糊

若父與彼盟

盧文昭校本父下增不字

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

淳熙本偃誤傳

故尙書武成告名山川云

宋本監本毛本山下有大字是也

東莞縣北有邳鄉

毛本莞作苑

在禮卿不會公侯

閩本監本毛本公作諸非也

傳八年

若一地二名當時並存

案釋例作若二名當時並存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存作有

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

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注桓公下有友字

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狩作守釋文亦作守案狩與守古通用

許慎以公羊為非則杜意亦從許慎也公羊為非則杜

意亦從許慎也

案此本公羊為非十二字重衍

鄭元以祖為較道之祭也

此本較字模糊依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作較說文云出

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較

詩大雅生民篇取紙以較毛傳云較道祭也字或作較

羽父請諡與族

岳本毛本諡並改作諡字段玉裁云五經文

為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據此說文作諡竝不从兮从皿即字林以諡代諡亦未嘗增一从兮从皿之字衆經音義引說文亦作諡

注因其至媯姓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公命以字為展氏注下

胙之土而命之氏

文選陸士衡詩注引胙作祚土上有以字案胙者祚之俗

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

監本毛本旁字改作傍案旁與傍同

傳稱盟于子皙氏逐瘳狗入於華臣氏

閩本監本毛本皆誤哲于字瘳

字監本毛本作與瘳非也

或身以才舉者升卿位

宋本者作暫

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

浦鏗正誤時疑作特

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為劉氏

監本毛本帑作孥

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案鄭康成讀諸侯以字為諡句見哀十六年正義杜讀諸侯以字為句非仁和孫志祖云禮記檀弓魯哀公誄孔子鄭注云誄其行以為諡也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諡明用左傳此語又儀禮少牢饋食禮注云大夫或因字為諡傳云魯無駭卒請諡與族公命之以字為展氏是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駁五經異義作諸侯以字為氏氏乃諡字傳寫之訛

或使即先人之諡稱以為族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使作便是也

經書祭仲以生賜族者宋本以作似

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閩本氏作是非

注謂取至時君宋本此節正義在諸侯至為族節之後

經九年

天子使南季來聘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子作王是也

電是雷光毛本電作雷非也

挾卒無傳挾魯大夫未賜族

右經文二字注文九字此本脫闕本同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補

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邪下有華字與釋文合

傳九年

書癸酉始始雨日諸本作始雨日此本下始字衍文

故皆為時失淳熙本失下有也字

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禮記月令鄭注云雨三日以上為霖正義云隱公九年左傳文

注此解至經誤宋本此節正義在平地尺為大雪之下

故復往告之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往作更是也

先者見獲必務進石經初刻作後必務進改刊去後字後又加於必字之上旁按石經旁加字多不可從

先者至以遲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十一月節注下

祝册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淳熙本帥誤師

經

非鄭之謀也宋本監本毛本鄭作鄧案正義當作鄧閩本正義亦誤鄭○今訂作鄧

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岳本作成武是也

伐戴諸本作戴陳樹華云昭廿三年正義引亦作戴石經初刻作戴後改載傳文同案作載與釋文合公羊穀梁同此本正義並作載是也說詳釋文校勘記

故鄭元詩箋讀似載為熾菑宋本監本毛本載作戴菑監本作留非

傳

戊申五月二十三日足利本五作三非

蓋以孰食曰饗閩本監本毛本孰作熟下同

承虛入鄭岳本足利本承作乘

注三國至通稱宋本此節正義在蔡人怒節注下

經以取告不以圍告閩本監本毛本經作徑

經

滎陽縣東有釐城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滎作熒○補案滎陽作熒是也此本多誤从水今並訂正校不悉出

許穎川許昌縣

纂圖本毛本穎作穎非

堯四嶽伯夷之後也

閩本監本毛本嶽作岳

欲見仁非一涂

諸本作涂此本誤餘今訂正按涂者古塗字

造膝跪辭

宋本跪作詭是也

鬻拳刼君而自刼

宋本刼作執閩本監本毛本作劫則作別不誤宋本同也按依說文劫从力去聲。今並訂正

俱實見弑而以卒赴魯是他國之臣亦有諱國惡者

閩本

監本毛本見誤在他國毛本作伯國非也

傳

注薛魯國薛縣

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摠入乃長滕侯句下

奚仲遷于邳

監本毛本邳作邵非下同

注庶姓至同姓

宋本無同字作至姓也案各本注文皆無也字

庶姓無姓者

下姓字宋本作親是。今訂正

異婚姻者也

宋本婚作昏各本異下有姓字此本脫

山有木工則度之

陳樹華云爾雅釋器注引傳度作劇案張參五經文字云劇音度見周禮淫及爾雅

不云見春秋傳知唐時已作度不作劇也

則願以滕君為請

毛本滕誤勝

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

石經初刻作于時邾後刊去時字陳樹華云邾水經注引左傳

作釐

公孫闕鄭大夫

淳熙本夫下衍闕字

挾輶以走

宋本以下正義十一節摠入將何益矣句下

子都拔棘以逐之

石經凡棘字俱作棘

餽鬻也

釋文鬻本又作粥之育反又與六反案鬻作粥俗省

詩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

宋本詩下有鄭國二字與漢書合

後三年幽王敗

監本毛本作二年與漢志合

周語稱共工伯鯀

閩本監本毛本作伯鯀下同

薦邗之田于鄭

陳樹華云說文邗字注周武王子所封在河內野王是也石經邗作邗非

在沁水縣西

陳樹華云郡國志作沁水西北有原城水經注作沁水縣西北有原城並與今左傳注不合案春秋

釋地亦作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然據閻若璩胡朏明並云說地理之書多有舉西以該北舉東以該南者

隰郟

惠棟云司馬彪曰懷有隰城劉昭引傳亦作城陳樹華云隰郟二十五傳作隰城按郟省為成誤為城古書內往往如此

在脩武縣北

案釋例作脩武縣西北有攢城據此北上當有西字諸本作縣此本誤孫今訂正

息侯伐鄭

釋文息作卽云一本作息案說文云卽姬姓之國在淮北今汝南新卽

此皆互告不須兩告乃書

宋本淳熙本岳本上告作言是也

魯非不知

監本魯誤曾下蓋欲令魯同

注大宰官名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不書葬節注下

而請弑之

諸本作弑釋文作殺

遂與鄭氏歸而立其主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鄭作尹是也今依訂正

館于爲氏

史記魯世家作爲氏錢大昕云爲氏古通用孟僖子有爲氏之造其卽爲氏之族乎

壬辰羽父使賊殺公子爲氏

釋文殺音弑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作弑

欲以弑君之罪加爲氏

闕本監本毛本弑作殺非

正義曰劉炫云羽父遣賊弑公

宋本無正義曰三字弑公監本毛公作殺公

桓弑隱篡位故喪禮不成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位作直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校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

桓元年 盡二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桓公

陸曰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亦名允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疏

正義曰魯

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所生以桓王九年即位莊王三年薨世本桓公名軌世族譜亦爲軌諡法辟土服遠曰桓諡法非一略舉一耳亦不知本以何行而爲此諡他皆放此是歲歲在立楊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元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踰年者繼父之

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
疏注嗣子至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篡立初患反
疏注嗣子至義曰顧命曰乙丑成王崩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天子初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曰商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

矣是知嗣子位定於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
事宗廟因即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
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今
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因
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桓之於隱本無君臣
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即合改元不假踰年方行即位猶如
晉厲被弑悼公即位改元今桓雖實篡立歸罪為氏詐言不
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
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也 ○三月公會鄭伯
篡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篡也 ○夏四月丁
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以篡立而脩好於鄭鄭因
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
然後結盟垂犬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
禘田令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為文時之所隱
。好呼報反傳同近附近 疏 注公以至為文時之所隱
之近禘百庚反令力呈反 疏 正義曰成會禮於垂既易許
田然後盟以結之故先會次假田然後書盟也言迎之成禮
於垂者垂是衛地沈以為公迎鄭伯於垂知時史之所隱諱

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假舉

○夏四月丁

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以篡立而脩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

者傳不言書曰知 ○秋大水 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冬十

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

公卒易禘田

事在隱八年復扶又反

公許之三月鄭伯以

璧假許田為周公禘故也

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

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禘稱璧假言若 疏 注魯不至易也
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為于僞反 疏 正義曰禘薄於
許加之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今經乃以璧假為文故
傳言為周公禘故解經璧假之言也注又解傳之意周公非
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
世不宜易取禘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
不言以禘易許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借許田
非久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禘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
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
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禘則不可言也何則禘許

秋疏五

二

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為隱諱故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

于越結祊成也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盟曰

渝盟無享國渝變也渝羊朱反享許丈反疏注渝變也。正義曰

辭者以易田惡事而誓不變改見其終無悔心所以深惡魯

也此時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

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齊人取謹及闡及其歸也經復書

之自此以後不書鄭人來歸許田者此經書假言若暫以借

鄭地仍魯物不得書鄭人歸之○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廣

原疏凡平原至大水。正義曰洪範云水曰潤下言雨自

地則不宜有也凡平原出水則為大水平原出水言水不入

於土而出於地上非湧泉出也。注廣平曰原。正義曰釋

地文也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

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使所史反疏注鄭伯至謬誤。正義曰六年

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成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然則經所不

書自有闕文之類注既疑此事不云闕文而云謬誤者師出

征伐貴賤皆書經所不書必是文闕若使事重使人雖賤亦

書鄭人來渝平齊人歸譚及闡是也今以拜盟事輕若其使

賤則例不合書故杜云若遣使來傳當云鄭人疑傳謬誤知

非實是鄭伯為不見公不書者以魯鄭相親易田結好鄭伯

既拜盟而來魯君無容不見故知非實是鄭伯止是鄭人而已○宋華父督見孔父

之妻于路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父嘉孔子六世祖疏

注華父至世祖。正義曰案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

父說之子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為防

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孔子六世祖目逆而送之日美

純生仲尼是孔父嘉為孔子六世祖目逆而送之日美

而豔色美曰豔。豔目逆至而豔。正義曰未至則

以目冠之美者言其形貌美豔者言其顏色好故

曰美而豔為二事之辭色美曰豔詩毛傳文也

經二一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

其大夫孔父

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

○閏疏 宋督至孔父○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身之所有
音圭 君是臣之君故臣弑君則云弑其君是君之臣
故君殺臣則云殺其大夫子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
稱人以殺亦言其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君與大夫皆是
國人所有故亦言其也若兩國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兩
書名氏不得言其則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與夷是督之
君言弑其君則可孔父非督之大夫而言及其大夫者與君
俱死據君為文言宋督弑其君據督為文而上弑其君也言
及其大夫孔父據君為文而下及其大夫言及與夷之大夫
非督之大夫也仇牧荀息其意亦同○注稱督至其君○正
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故
知稱督以弑罪在督也諸言父者雖或是不稱名也且言非
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
孔父為名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也且言非
其罪也不名者非其罪則知稱名者皆有罪矣杜既以孔父
為名因論為罪之狀內不能治其間門使妻行於路令華督
見之外取怨於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
君故書名以罪孔父也釋例曰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

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為
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閭闔之殺身先見殺禍遂及
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
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為不安經書臣蒙君弑
者有三直是弑死相及即實為文仲尼以督為有無君之心
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是以孔父行無可善書名罪之也
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案宋人
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
傳以為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
為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宋公茲父之等父既為名孔則為氏
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為氏故傳云
督攻孔氏不能治其閭門及殤公之好攻戰孔父妻行令人見其
色美是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
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
比劫立加弑君之罪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滕子來朝
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為規過非也○正義曰杞行
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疏 注隱十至所黜○正義曰杞行
稱子者蓋時王所黜○疏 夷禮傳每發之此不發傳非為
夷禮自是以下滕當稱子故疑為時王所黜於時周桓王也
東周雖則微弱猶為天下宗主尚得命邾為諸侯明能黜滕

水疏五

四

為子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

亂 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 疏 注成平至宋地。正義

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治兵欲以禦秦明其不出晉

竟故以稷為河東之稷山此欲平宋故以稷為宋地 ○夏

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宋以鼎賂

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戊申 疏 注宋以

申五月十日 ○郟古報反大音秦傳大廟倣此 疏 至十日

正義曰禮記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

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始

欲平宋亂故會于稷終舍宋罪而受其賂故得失備書之始

書成宋亂終書取郟鼎是其備書之也鄭眾服虔皆以成宋

亂為成就宋亂故以此言正之長麻此年四月庚午朔其

月無戊申五月已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 ○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即位 ○蔡侯鄭伯會于

鄧 穎川召陵縣西南有 疏 注穎川至鄧城。正義曰賈

鄧城。召上照反 服以鄧為國言蔡鄭會於鄧

之國都釋例以此穎川鄧城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

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

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 ○九月入杞 不稱主帥微

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者弗弗地曰

入。帥所類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傳例

反或作師 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

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 疏 注

例至策勳。正義曰釋例曰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七十

六書至者八十二其不書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

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告不書之意也知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

而後動於惡雖有君若無也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

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

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為會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為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壁假許田為周公勅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為賂于偽反注除為會一字並同惡其烏路反婉於疏者或指斥仲尼或語出丘明之意而託諸賢者期阮反疏者或不復曲為義例唯河陽之符趙盾之弑洩治之於明理而已不復曲為義例唯河陽之符趙盾之弑洩治之罪危疑之理須取聖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其餘皆託諸君子君子者言其可以居上位子下民有德之美稱也此言先書弑君則是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子欲見君子之意皆然非獨仲尼也督有無君之心而先書弑君者君人執柄臣人畏威每事稟命而行不敢妄相殺害督乃專殺孔父而取其妻非有忌君之心全無敬上之意不臣之迹在心已久非為公怒始與毒害若先書孔父後書弑君便似既殺孔父始有惡心今先書弑君後書孔父見其先有輕君之心以著不義之極故也注經稱至妄也正義曰傳言為賂

故立華氏解經以成宋亂之言也成宋亂者欲殺賊臣定宋國今乃受貨賂立華氏非是平亂之狀而傳以解經故注申通其義以成宋亂者是四國為會之本謀及其既會違背前謀非徒不討宋督乃更為立華氏宋亂實不平而經書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貨縱賊為惡之甚時史惡其指斥不可言四國為會縱賊取財故遠言為會之本意言會于稷欲以平宋亂也傳以經文不實解其諱之所由所諱者諱其受賂立華氏故也為周公勅故文與此同故以類相明然案為周公勅故故字在下而向上結之此亦應云為賂立華氏故也何以此文故字乃在立華氏之上為賂之下者以周公勅故其交約少得以為故字在下揔而結之此則文句長緩不可揔而結之先舉為賂惡重所以云為賂故也然後始言立華氏備詳其事今定本有故字檢晉宋古本往往無故字者妄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卿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書曰宋災故尤之也此書成宋亂知非譏受賂尤四國者澶淵之會貶卿稱人是尤之文此則具序君爵辭無貶責非尤過之狀知為諱故而本其會意從其平文也文十七年晉會諸侯于扈欲以平宋之亂既而不討受賂而還其事與此正同而經書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此亦無功不言諸侯會于稷而厥序諸國者扈之會晉為伯會諸侯以

故立華氏解經以成宋亂之言也成宋亂者欲殺賊臣定宋國今乃受貨賂立華氏非是平亂之狀而傳以解經故注申通其義以成宋亂者是四國為會之本謀及其既會違背前謀非徒不討宋督乃更為立華氏宋亂實不平而經書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貨縱賊為惡之甚時史惡其指斥不可言四國為會縱賊取財故遠言為會之本意言會于稷欲以平宋亂也傳以經文不實解其諱之所由所諱者諱其受賂立華氏故也為周公勅故文與此同故以類相明然案為周公勅故故字在下而向上結之此亦應云為賂立華氏故也何以此文故字乃在立華氏之上為賂之下者以周公勅故其交約少得以為故字在下揔而結之此則文句長緩不可揔而結之先舉為賂惡重所以云為賂故也然後始言立華氏備詳其事今定本有故字檢晉宋古本往往無故字者妄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卿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書曰宋災故尤之也此書成宋亂知非譏受賂尤四國者澶淵之會貶卿稱人是尤之文此則具序君爵辭無貶責非尤過之狀知為諱故而本其會意從其平文也文十七年晉會諸侯于扈欲以平宋之亂既而不討受賂而還其事與此正同而經書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此亦無功不言諸侯會于稷而厥序諸國者扈之會晉為伯會諸侯以

討亂乃受賂而還猶如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齊桓為伯城而不終故敗稱諸侯此則齊陳鄭自相平亂故不加取文知不為公諱不貶諸侯者以狄泉之諱唯沒公文其餘皆取此若必諱唯須沒公而已何須不貶諸國宣四年公及齊侯平昔及鄭成平同義而彼言平此言成者史官非一置辭不同猶暨之與及更無他義所謂史有交質不必改也文十三年傳稱衛侯鄭伯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是知成平義無異也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
殤公以隱四年立十
疏注殤公至公世○正義曰服虔云一戰皆在隱公世
東門再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入其郭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十戰戊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號師大敗宋師在隱十一年是皆在隱公世也

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
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已殺孔父而弑

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莊公公子馮也隱三年出

居子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馬皮冰反下同
以郕大鼎賂公
郕國所造器也陰城武縣東
疏注郕國至郕城○正義曰穀梁傳曰郕鼎南有北郕城者郕之所為也孔子曰名從主人故曰郕大鼎也公羊傳曰器從地名地從主人其意言器從本主之名地從後屬主人是知郕國所造故繫名於郕劉君難杜注郕國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郕城郕宋邑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郕城俱是成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為郕國所為宋邑劉以南郕北郕並宋邑別有郕國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許田許國相去非遙則郕國郕邑何妨相近且杜言有者皆是疑辭何得執杜之疑以規其齊陳鄭皆有賂故遂過如劉所解郕國竟在何處

相宋公
相息亮反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
臧哀伯諫曰
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

之故昭令德以三小子孫是以清廟茅屋

以茅飾屋

著儉也清廟肅然清淨之稱也。疏曰君人至子孫。正義著張慮反後不音者同稱尺證反。也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德者得也謂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德是行之未發者也而德在於心不可聞見故聖王設法以外物表之儉與度數文物聲明皆是昭德之事故傳每事皆言昭是昭其德也自不敢易紀律以上言昭德耳都無塞違之事自滅德立違以下言違德之事德之與違義不並立德明則違絕故昭德之下言塞違違立則德滅故立違之上言滅德立違謂建立違命之臣知塞違謂過絕違命之人也國家之敗謂邦國喪亡知猶懼或失之謂恐失國家此諫辭有首尾故理互相見。注以茅至之稱。正義曰冬官考工記有葺屋瓦屋則屋之覆蓋或草或瓦傳言清廟茅屋其屋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垢出尊崇地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為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也為覆蓋童子垂髦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緣

生以事死敬亡若存故以宗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然則象尊之貌享祭之所嚴其舍宇簡其出入其處肅然清靜故稱清廟清廟者宗廟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立以文王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大疏曰大路越席。越席結草。越戶括反祀。疏曰注大路至越席結草。正義天車本或無天字者非。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為名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立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為路。路之最大者巾車五路玉路為大故杜以玉路為大路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故云祀天車也越席結蒲為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也經傳言大路者多矣注者皆觀文為說尚書顧命陳列器物有大輅綬輅先輅次輅孔安國以為王金象以飾車以其徧陳諸路故以周禮次之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注皆以為金路以周禮金路同姓以封玉路不可以賜故知皆金路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蟠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注皆云大路天子所賜

水疏五

車之摠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釋例以所賜穆叔子
 崎當是革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為賜車之摠名服虔云大路
 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
 飾屋示儉玉路之美以越席示質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
 為一物豈清廟與茅屋又為別乎故杜以大路為玉路於玉
 路而施越席是方可以示儉故沈氏云玉路雖文亦以越席
 示儉而劉君橫生異義以大
 路為木路妄規杜氏非也 **大羹不致** 大羹肉汁 **疏**
 注大羹至五味。正義曰郊特牲云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儀
 禮士虞特牲皆設大羹滂鄭玄云大羹清煮肉汁也不和貴
 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是祭祀之禮有大羹也大羹者大古
 初食肉者煮之而已未有五味之齊祭神設之所以敬而不
 忘本也記言大羹不和故知不致者不致 **菜食不鑿** 黍
 五味五味即洪範所云酸苦辛鹹甘也 **疏** 注黍
 曰菜不精鑿。菜音咨食音嗣餅也鑿子洛反精 **疏** 注黍
 米也字林作穀子沃反云糲米一斛春為八斗 **疏** 注黍
 精鑿。正義曰釋草云黍稷舍人曰黍一名稷稷粟也郭璞
 云今江東人呼粟為黍士虞記云明齊鄭云今文曰明黍稷
 稷也然則黍是稷之別名但稷是諸穀之長黍亦諸穀摠名
 周禮小宗伯辨六菜之名物鄭玄云六菜謂黍稷稻粱麥苽

是諸穀皆名菜也祭祀用穀黍稷為多故云黍稷曰菜飯謂
 之食傳云菜食不鑿謂以黍稷為飯不使細也九章筭術粟
 率五十鑿二十四言粟五斗為 **昭其儉也** 此四者 **袞**
 米二斗四升是則米之精鑿 **疏** 注袞畫龍於衣祭服玄衣纁
冕黻 衽 衽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鞞以蔽膝也衽玉笏也若
 鞞音必笏音忽持簿步古 **疏** 注袞畫龍於衣祭服玄衣纁
 反徐廣云持簿手版也 **疏** 注袞畫龍於衣祭服玄衣纁
 裳詩稱玄衮是玄衣而畫以袞龍袞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
 玉藻曰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曰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
 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日月以至黼黻十二物皆
 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絺繡則二者
 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考工記畫績與繡布采異次知
 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刺之故鄭玄禮注及詩箋皆云衣績而
 裳繡以此知袞是畫文故云袞畫衣也袞衣以下章數鄭玄
 注司服云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畫
 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如鄭此
 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如鄭此
 補八黻九在裳鷩冕者去龍去山自華蟲而下十章華蟲一

火虎五

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在裳毳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
宗彝而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去
者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取宗
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
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
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
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
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
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
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
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與服志云孝明帝永
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
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
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前無後此則漢法
耳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纁前後各十二旒
於有五采玉有十二驚冕前後九旒纁冕前後七旒希冕前
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

纁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纁前後七旒旒
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纁前後五旒旒有二采玉五狐
卿以下皆二采纁二采玉其旒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
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
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
也黻鞞制同而名異鄭玄詩箋云鞞大古鞞膝之象也冕服
謂之帶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故云鞞鞞鞞也詩云赤帶
在股則帶是當股之衣故云以鞞膝也鄭玄易緯乾鑿度注
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鞞前後知鞞後後王易之
以布帛而獨存其鞞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鞞鞞之
元由也易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為網罟以佃以
漁則田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說上古之時云昔者先王食
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是田漁而食因衣其皮也又曰後聖有
作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
治然則易之布帛自黃帝始也垂衣裳服布帛初必始於黃
帝其存鞞膝之象未知始自何代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
服韍言舜始作鞞也尊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
也知冕服謂之鞞者易云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知他服謂之
鞞者案士冠禮士服皮弁玄纁皆服鞞是他服謂之鞞以冕
為主非冕謂之他此欲以兩服相形故謂鞞為鞞鞞鞞之與

秋流五

十

鞞祭服他服之異名耳其體制則同玉藻說玄端服之鞞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發首言鞞向未言韋明皆以韋爲之凡鞞皆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鞞直色別而已無他飾也其鞞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玄云鞞冕服之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韋鞞而已是說鞞之飾也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玄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鞞之制也記傳更無鞞制皆是鞞義明其制與鞞同經傳作鞞或作鞞或作鞞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鞞如今鞞膝鞞連兵以鞞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鞞天子赤皮鞞膝鞞古鞞也然則漢世鞞猶用赤皮魏晉以來用絳紗爲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絲故字或有爲絛者天子之笏以玉爲之故云珽玉笏也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也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卽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蜀志稱秦密見大

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畢用也因飾焉言貴賤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上竹本象可也鄭玄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笏俱用竹大夫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爲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天下人君也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玄以爲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前後皆方正也茶謂舒懦所畏在前也圓殺其首屈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故首末皆圓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珽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珽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蓋諸侯以下度分皆也然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蓋諸侯以下度分皆也

帶裳幅舄 履。幅音逼舄音昔膝徒登反履音福也

疏 注帶革至履履。正義曰下有鞞是紳帶知此帶爲革子有鞞革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革事故用革爲帶帶爲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

疏

注尊卑各有制度。正義曰：此上十二物者，皆是明其制。度，哀伯思及則言無次第也。鄭玄觀禮注云：上公衮無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是衮有度也。冕則公自衮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有度也。黻則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是黻有度也。斑則玉象不同，長短亦異，是斑有度也。衮冕鷩冕裳，四章，毳冕希冕裳，二章，是裳有度也。鄭玄履人注云：王吉服，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青鳥，赤鳥是鳥有度也。統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統有度也。天子朱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幅，衡紼，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明其尊卑各藻率鞞鞞。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有制，度藻率鞞鞞。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鞞，刀削上飾鞞鞞，下飾。率，音律，鞞鞞，補頂反，鞞鞞，布孔。疏：注藻率至下飾，反鞞鞞，刀削之飾，藉在夜反，削音笑。禮注云：纁，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衰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注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藉玉，木為中，韋衣而畫之，此言以韋為之，指木上之韋，其實木為榦也。禮之言纁，皆有玉共文，大行人謂之纁，藉曲禮單稱藉，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注云：纁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是由有奠之時，須

有纁以之，藉王故小大如玉耳。典瑞職曰：王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邁會同于王，是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也。凡言五采者，皆謂玄黃朱白蒼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就成也。五就謂五采，每一采一就也。禮之言藻，其文雖多，典瑞大行人聘禮，覲禮皆單言纁，或云纁藉，未有言纁率者，故服虔以藻為畫，藻率為刷，巾杜以藻率為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虔言禮有物之巾，與藻藉為類，故知藻率正是藻之複名，藻得稱為藻藉，何以不可名為藻率也。玉藻說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無箴功，鄭玄云：士以下皆禪，不合率，積如今作幪頭為之也。然則禪而不合，縷率其邊，謂之為率，此以韋衣木蓋亦縷積其邊，故稱率也。鄭司農典瑞注：讀纁為藻，率之藻，似亦藻率，共為藻也。詩曰：鞞鞞容刀，故知鞞鞞佩刀，削之飾也。少儀云：刀授穎，削授柎，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鞞鞞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鞞，故知鞞鞞為上飾，鞞鞞為下飾。劉君以毛詩傳下曰：鞞鞞上曰琫，而規杜氏但鞞鞞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可鞞鞞游纓。鞞鞞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以規杜過也。鞞鞞游纓，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

水疏五

三

膺前如索帶○鞶步干反游音

雷注同膺於陵反索悉各反

鞶帶知鞶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上帶為

革帶故云鞶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

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為厲大帶

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

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為垂貌也玉藻稱天子

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玄華辟垂帶皆博四

寸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緇辟下垂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

同唯鄭玄獨異禮記內則注以鞶為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

言鞶囊必裂繻繻之為飾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

帶之別稱遂以鞶為帶名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

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縶表表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裏書之

物為表言其施帶施縶耳其縶亦非囊也若以縶為小囊則

表是何器若表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鞶即紳

帶為得其實游是施之垂者施之別名九旗雖各有名而旌

旗為之撻號故云旌旗之游也案巾車王建大常十有二旂

又大行人云上公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其孤卿建旌大

士建物其旂各如其命數其鳥旗則七旂熊旗六旂以象

旄則四旂故考工記云鳥旗七旂以象鵠火熊旗六旂以象

伐龜旄四旂以象營室是也鄭司農巾車注云禮家說曰縶

當曾以制革為之鄭玄云縶今馬鞅是縶在馬膺前也服虔

云縶如索帶今乘輿大駕有之然則漢魏以來大駕之馬膺

有索帶是縶之遺象故云如索帶也案巾車玉路樊縶十有

再就鄭玄注云樊及縶皆以五采屬飾之金路樊縶九就象

路樊縶七就革路條縶五就鄭玄云其樊及縶以條絲飾之

木路剪樊縶鄭玄云以淺黑飾韋為樊

鵠色飾韋為縶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

各有**疏**注尊卑各有數○正義曰藻有五采三采之異是

數珠諸侯瑩瑋而瑋珠是韋詩傳說容刀之飾云天子玉瑋而

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二寸是鞶

火龍黼黻

疏

謂之黼兩已相戾○**疏**注火畫至相戾○正義曰考工記

黼音甫戾力計反○**疏**記畫績之事云火以圓鄭司農云

為圓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又曰水以龍鄭玄云龍

水物畫水者并畫龍是衣有畫火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黑

尊卑有節數也

制數謂多少言其

二就金路縶九就是

厲有數也玉路十二

為圓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又曰水以龍鄭玄云龍

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文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為說
孔安國虞書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是其舊說然
也周世衮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略以明義故文
不具舉衣之所畫龍先於火今火先於龍知其言不以次也

昭其文也

以文章明貴賤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車服器械之有

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
物不虛設○此并是反械戶戒反
之事雜五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是其比象天地
四方也比象有六而言五者玄在赤黑之間非別色也昭二
十五年傳云九文六采言采色有六故注以天地四方六事
當之五行之色為五色加天色則為六故五色六采互相見
也昭其物者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
象其物皆象五色故以五色明之
錫鸞和鈴昭其聲也
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錫
音揚馬面當鑣鈴音令額顏客反鑣後驕反旂勤衣
反
疏注錫在至鳴聲○正義曰鄭玄巾車注云錫馬面當
盧刻金為之所謂鑣錫也詩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
之今當盧也然則錫在馬額上故云在馬額也詩稱輶車鸞鑣
知鸞在鑣也鑣在馬口兩旁衡在服馬頸上鸞和亦鈴也以

處異故異名耳爾雅釋天說旂旌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置
旂端是鈴在旂也錫在馬額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鸞和
所在則善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
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玄經解注取韓詩為說秦詩箋云置
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
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故兩從之也案
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
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
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衡經傳不言和
數未知和有幾也四者皆以金為之故動則皆有鳴聲也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於旂旗象天之明也

疏注三辰

正義曰春官神士掌三辰之法鄭玄亦以為日月星也謂之
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布而
玉所以示民早晚民得以為時節故三者皆為辰也三辰是
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以旂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唯
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
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為
旂熊虎為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
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以為言也

夫德儉而

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文物以紀之聲明

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

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而寘其賂

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

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郟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

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

又遷九鼎焉時但營洛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

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郊郟○

之或反置也邪似嗟反維音洛本亦作洛夏戶雅反郟古來

反郟疏注九鼎至郊郟○正義曰據宣三年傳知九鼎是

音辱疏殷家所受夏九鼎也戰國策稱齊救周求九鼎顏

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而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鼎八

十一萬人挽之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

鼎也知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者帝王所重相

傳以為寶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徙九鼎處于

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為都又以商書洛誥說周公營洛邑則

知武王但有遷意周公乃卒營之地理志云河南縣故郟

地也武王遷九鼎焉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

王居之言即今河南城者晉時猶以為河南縣成王定鼎宣

三年傳文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疏注蓋伯夷之屬○

列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讓國俱逃歸周及至西

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

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武王既平殷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爰采薇矣以暴易暴兮不

知其非矣檢書傳之說非武王者唯此人故知是伯夷之屬

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

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

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

六卷五

家必有餘慶故疏注內史至於魯○正義曰周禮春官內
曰其有後於魯疏史中大夫是周大夫官也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易疏秋七日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

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疏注楚國今
南郡江

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疏注楚國
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近附近之近疏至會謀
正義曰地理志云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
此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
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史記稱文王徙都于郢地
理志依史記為說此時當楚武王也譜云楚芊姓顓頊之後
也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
子男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十
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今江陵是也昭王徙都惠
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之傳終矣惠王五
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十年而秦滅之楚世家
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
立為楚武王是楚武王始僭號稱疏九月入杞討不敬
王也劉炫云號為武武非諡也

也○公及戎盟于唐恪舊好也疏惠隱之好○好
呼報反注同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

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疏爵飲酒器也既飲
置爵則書勳勞於

策言速紀有功也疏冬公至禮也○正義曰凡公行者
舍音赦置也舊音捨疏或朝或會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
之事親也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告
至不言告禰廟而言告宗廟者諸廟皆告非獨禰也禮記曾
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宗廟諸
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
祝史告于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侯朝天子則親告祖禰
祝史告餘廟朝鄰國則親告禰祝史告餘廟其路遠者亦親
告祖故于其反也言告于祖禰明出時亦告祖也出時不言
祖者鄭玄云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明道遠者亦親告祖矣
雖親與不親而諸廟皆告故摠言告于宗廟也曾子問曰凡
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但出則告而遂行
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反言飲至以見至有飲而行
無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廟中飲酒為樂也襄十三

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勞策勳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勳策勳常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也此公至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飲至之禮伐還告廟也三者傳皆言禮知朝會盟伐告廟禮同傳所以反覆凡例也朝還告至而獻子書勞則策勳者非唯討伐之勳雖常事有以安國寧民或亦書功于廟也公行告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功則告事而已無不告也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唯八十二耳其餘不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慢於禮者舉大例言耳其中亦應有心實非慢而不宜告者若行有恥辱不足為榮則克躬罪已不以告廟非為慢於禮也若事實可恥而不以為恥反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自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至之禮此則死還告之書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

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晉此則榮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郕此則宜告而書至者也諸書至皆告廟啓反或即實而言或有所諱辟傳於伐見飲至之禮於宣見書過之譏於朝見書勞于廟舉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平公始得歸而書公至自會是諱其見止而以會告也諸侯盟者必在會後皆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以盟是因會而爲之初必以會徵衆公行以會告廟故還以會告至雖并以盟告亦不云至自盟爲行時不以盟告故也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温遂圍許經書公至自圍許襄十年公會諸侯于柵遂滅偃陽經書公至自會二文不同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行不出竟而亦告廟者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偶國仲由建墜三都之討而成人不從故公親伐之雖不越境動衆與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于廟也。注爵飲至功也。正義曰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次不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也搃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

然則飲酒之器其名有五而摠稱為爵案燕禮爵用觚觶此
飲至之爵不過用觚觶而已為人君者賞不踰月欲民速觀
為善之利故舍爵即書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
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
會則莫肯為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
自參以上則

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事。參七南反。一音三上時掌反。○初

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

曰仇條晉地。大夫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仇音求。其弟以千畝之戰

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眾。〔疏〕千畝之

義曰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千畝取此戰事以為子名也。師服曰異哉君

之名子也師服晉大夫。名如字或彌政反。夫名以制義名之必

義以出禮禮從義出。以體政政以禮成。以正民是

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疏〕夫名至

正義曰出口為名合宜為義人之出言使合於事宜故云名

以制義杖義而行所以生禮法故云義以出禮復禮而行

所以體成政教故云禮以體政以禮為政以正下民故云政

以正民今晉侯名子不得其宜禮教無所從出政不以禮則

民各有心故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為始兆亂也。

有此言。耦五。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

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為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

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疏〕正義曰大子與

替他計反廢也少詩照反諷芳鳳反。〔疏〕正義曰大子與

桓叔雖並因戰為名而所附意異仇取於戰相仇怨成師取

能成師眾緣名求義則大子多怨仇而成師有徒眾穆侯本

立此名未必先生此意但寵愛少子於時已著師服知桓叔

將盛故推出此理因解其名以為諷諫欲使之強榦弱枝耳

人臣規諫若無端緒焉何致言以申已志非謂人之立名必

將有驗而何休謂左氏後有興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名棄

為膏盲以難
左氏非也
惠之一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

于曲沃
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
靖侯之孫

欒賓傅之
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
疏注靖

穆侯穆侯生桓叔靖侯是桓叔之高祖也史傳稱祖皆云祖

父故謂高祖為高祖父非高祖之父也特云靖侯之孫則知

傳意言其得貴寵公孫為傅相也此人之後遂為欒氏蓋其

父字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

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
立諸侯也
諸侯立家
卿大夫稱家臣

卿置側室
側室眾子也
疏注側室至一官。正義曰

出疆之政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大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

室是適子故知側室是眾子言其在適子之旁側也文十二

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卿之家臣其數多

矣獨言立此一官者其餘諸官事連於國臨時選用異姓皆

得為之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庶所及唯知宗事故特

言之案世族譜趙穿是風之庶孫於趙盾為從父昆弟而為

盾側室然選其宗之庶者 大夫有貳宗
適子為小宗次

而為之未必立卿之親弟 疏注適子至輔貳。正義曰禮有

輔貳。適丁麻反為小 疏注適子至輔貳。正義曰禮有

宗本或作為大宗誤 疏注適子至輔貳。正義曰禮有

之別子及異姓受族為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

謂之大宗為父後者諸弟宗之五世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

者謂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適則總服之內共宗

然故鄭玄喪服小記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

繼祖或繼祢皆至五世則遷以總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即

遞遷也禮記大傳曰有百世則遷以總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即

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

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是言大宗小宗之別也

大夫身是適子為小宗故其次者為貳宗以相輔助為副貳

文不及之耳沈云適子為小宗謂是大夫之身為小宗次者為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以側室為例皆是官名與五宗別

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

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分扶問反又如字親七刃反又如字衰初危

反注同復扶又反別彼列反殺所界反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

覲下不冀望上位。覲音冀覲羊朱反字林羊住反說文云欲也今晉甸侯也而

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而在甸服者。甸徒練反疏注

侯至服者。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制為九服邦

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為

中國夷鎮藩三服為夷狄大司馬謂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

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王也如其數計甸服內畔尚去

京師千里晉距王城不容此數而得在甸服者周禮設法耳

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未必每服皆如其數也地理志云

初維也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是

王畿不正方也志又云東都方六百里半之為三百里外有

侯服五百里為八百里計晉都在大原去洛邑近惠之三

八百里也畿既不方服必差改故晉在甸服也

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也昭侯

子文侯晉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

伯伐翼弑孝侯莊伯桓叔子翼人立其弟鄂

侯鄂侯生哀侯鄂國以隱五年奔隨其哀侯侵陘

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

向音精

宋本鄭作禮是也

江西南昌府學棊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

桓元年盡二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五石經春秋經傳集解

桓公第二盡十八年釋文自此卷以下無春秋經傳集解六字餘並同

桓公

經元年

公即位

惠棟云鄭衆曰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位立云古位立同字棟案鄭注周禮小宗伯之職云故書位作

立

今遭喪繼立者

宋本作繼位

注公以至為文時之所隱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公以至所隱

成會鄭於垂

宋本鄭作禮是也

知非仲尼非意也宋本監本毛本下非作新正德本閩本作本是也。今訂作本
書災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災作災

傳元年

言雨自上而下浸潤於土土諸本誤作上

疑謬誤宋本謬作繆

魯親班齊饋閩本監本毛本親誤稱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石經督作督後同葉抄釋文亦作督廣韻以督為俗字又詳昭

十二年校勘記儀禮士冠禮注云宋大夫有孔甫甫字或作父賈公彥云甫通作父

美而艷釋文作豔石經凡豔字皆作艷淳熙本同

經

宋督弑其君與夷纂圖本弑作殺非注同下注朱有弑君之亂亦誤殺

言弑其君則可監本毛本言誤主

禮必擁蔽其面宋本擁作郭案禮記內則鄭注云擁猶尊也

自是以下滕當稱子宋本監本毛本當作常

故以稷為河東之稷山諸本作山此本作止今訂正

不敢自同於正君監本毛本敢誤可

傳二年

君子至其君宋本此節正義在故先書弑其君句下

或語出邱明之意而託諸賢者宋本託作記非

洩治之罪宋本洩作泄

君子者言其可以居上位

閩本監本毛本脫言字

○注經稱至妄也

宋本。作疏此節正義在注督之妄也下

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郛城

宋本岳本城作成案續漢郡國志作成郛上無北字釋例

亦無北字

郛國濟陰成武縣東南

宋本監本毛本作城武非也

以茅飾屋著儉也

監本毛本飾屋誤飭室

清廟肅然清淨之稱也

宋本岳本足利本淨作靜是也案疏文作靜宋本岳本無也字

疏君人至子孫

宋本此節正義在故昭令德以示子孫之下

○注以茅至之稱

宋本作疏此節正義宋本在注肅然清靜之稱下

冬官考工記有葺屋瓦屋

宋本監本毛本葺作葺案考工記作葺

傳言清廟茅屋

宋本言作日

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

禮記明堂位複作復字按復複古今字

敬王若存

盧文昭校本若下有事字

大路越席

越席家語作超席王肅注云超越同禮記禮運與其越席釋文引字書越作超

大路玉路祀天車也

監本毛本玉誤王釋文云本或無天字者非

大路至越席結草

宋本無越席二字

路之最大者

宋本路上有大路二字是也

粢食不蠶

釋文云蠶字林作穀云糲米一斛春為八斗說文穀字亦云一斛春為八斗也淮南子主術訓作粢

食不穀玉篇蠶字下引傳作粢食不蠶陳樹華云蠶為蠶蓋古字假借

六粢謂黍稷稻粱麥苽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梁作粢非也

蔽韋鞞以蔽膝也

閩本監本毛本鞞誤鞞淳熙本膝誤脉

古禮鄭元注弁師云

宋本古上有其字

鞞鞞制同而名異

毛本鞞作鞞非

古者田漁而食

諸本作田此本誤曰今訂正

凡鞞皆象裳色

毛本象作是非

記傳更無鞞制

宋本毛本作無鞞制按蔽膝之正字作鞞从韋其作鞞从甫者假借字也

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

宋本笏作簿案釋名書契作簿可上有言字

蜀志稱秦密見太守以簿擊頰

案密今三國志作必擊閩本監本誤繫

珽之言珽然無所屈

珽然之珽當作珽

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

閩本監本毛本二尺誤三尺

毛傳曰幅福也所以自福束也

監本毛本福作偏案毛傳作幅

福束其脛

宋本監本毛本福作幅

禪下曰履

宋本監本毛本禪作禪非下禪復宋本毛本亦誤禪復

履是總名

監本毛本履誤履

履之飾用比方

毛本履作履非

衡統紘

文選張平子東京賦衡作紘李善引傳文及杜注同案紘與衡音義同

爵弁笄縮組纓

案儀禮士冠禮纓作紘

其實悉冕冕飾也

宋本監本毛本冕字不重是也

藻率鞞鞞

文選東京賦李善注引率作鞞非是詩公劉正義引鞞作鞞

鞞佩刀削上飾

宋本淳熙本岳本鞞作鞞是也。今依訂正

木爲中榦

閩本監本毛本榦作榦下同非也

典瑞大行人聘禮覲禮皆單言纁

宋本纁作藻

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

監本拭作拭非下同案孔仲遠誤也依說文帥佩巾也即幌字

古率帥通用故儀禮注云古文帥作率服虔云禮有刷巾其語亦見說文凡儀禮言幌者即左傳之率也

故知藻率正是藻之複名

監本複作複非

凡帶有率無箴功

閩本箴誤箴監本毛本作箴亦非

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率積

監本毛本禪作禪非下同率宋本作綽

削授榦

宋本榦作榦與禮記少儀合

鞶厲游纓

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旂旌旗之旂字從夂訓與旒同傳云鞶厲旂纓是也案周禮司几筵正義又選

東京賦李善注引並作旂周易訟卦正義引作旒惠棟云說文無旂字有游字云旂旗之游從夂旂聲旂與酒同上形下

聲按旂之變爲旂省爲旂俗爲旒假借爲旒其實一也

大夫元華辟垂

閩本監本毛本華誤革

婦事舅姑施繁袞

毛本繫誤鞶

革路條纓五就

周禮條作條此因鄭注條讀爲條遂改作條

木路剪樊鵠纓

周禮剪作前此因鄭注前讀爲緇剪之翦遂改作翦

天子玉琫而珽珽諸侯璽琫而璆璆

監本毛本璽誤璽說文云琫佩刀上

飾珽佩刀下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惠棟云爾雅者六經之訓詁也其釋器云黃金謂之璽其美者謂之璆是璆璆當作璆璆也

是游有數也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游作旂

今當盧也

詩箋亦作今閩本監本毛本誤令

春官神士掌三辰之法

案周禮士作仕毛本誤土

昏明遞市而王

宋本監本毛本市作而不誤閩本作布王宋本監本毛本作正是也

遷九鼎于維邑

釋文云維本亦作洛書召誥傳引作洛周禮冢宰正義文選任彥昇奏彈劉整注引並同

陳樹華云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師古曰魚豢云漢火德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段玉裁云此本不經之談而顏氏信之且傳會之云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為維字也魏志黃初元年幸洛陽裴注引魏畧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以行次為水土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乃柔故除佳加水變維為洛裴氏引魏畧於此者正謂黃初元年幸洛陽乃有此詔前此皆用維後此皆用洛魚氏錄魏詔云爾則魏文帝之失也漢以前皆用維非漢去水加佳也

時但營洛邑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毛本作維與傳文合

以臣伐君

案史記伯夷列傳伐作弑

爰采薇矣

史記伯夷列傳爰采作采其

臧孫其有後於魯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臧孫作故曰不誤。今依訂正

昭王徙都

閩本監本毛本都誤都

反必告至

閩本監本毛本告作面

命之曰仇

漢書五行志中引作名之曰仇案名即命也說文云名自命也閔元年傳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史記

魏世家引名作命禮記祭法黃帝正名百物國語魯語作成命百物史記天官書免七命索隱曰謂免星凡有七名也是命名古同聲同義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漢書五行志中引畝作晦顏師古云晦古畝字也

命之曰成師

史記晉世家漢書五行志命並作名

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

毛詩祈父正義引作介休

異哉君之名子也

石經初刊之作子磨改作之史記名作命

夫名以制義

陳樹華云漢書引傳義作誼案誼義古今字

復禮而行

閩本監本毛本復作履

自古有此言

宋洪邁容齋隨筆引杜注亦作言惠棟校本改作名云宋本作名未知所據何本也

兄其瞽乎

惠棟云三體石經作其瞽漢書五行志引傳乎作序案序古乎字

則天子多怨仇

監本毛本作仇怨

惠之二十四年

石經作惠之廿四年惠棟云石經凡經傳中二十字作廿三十字作卅此古文春秋左氏

傳本文也說文廿二十并卅三十并也古文省說文所謂古文乃孔壁中之文也案說文卅字卅字讀如入如變唐人用卅代二十用卅代三十仍讀二十三其讀不同見廣韻注

故封桓叔于曲沃

顧炎武云石經故誤政案石經不誤

適子為小宗次者為貳宗

釋文云小宗本或作為大宗誤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次子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次者

下不冀望上位

文選王命論李注引冀作敢

惠之三十年

石經作惠之卅年

鄂國以隱五年奔隨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國作侯

哀侯侵陘庭之田

史記晉世家庭作廷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按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六

桓三年 盡六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縣天王

之所歷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麻故不書王贏齊邑今泰山贏縣○經三年正月從此盡十七年皆無王唯十年有二傳以為義或有王字者非贏音盈
疏 注經之至贏縣○正義曰桓公元年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悉皆無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范甯注云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之說賈逵云不書王弒君易祊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杜以正是王正麻從王出故以為王者班麻史乃書王明此麻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麻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言此十三年無王皆王不班

麻故也劉炫規過云然天王失不班麻經不書王乃是國之
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
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麻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
魯之司麻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蠡杜云季孫雖聞
仲尼之言而不正麻如杜所注麻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
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定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
奉復有何人尚能班麻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
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麻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
若春秋之麻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
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麻始覺其謬頓
置兩閏以應天正若麻為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
改易歲年哀十三年十二月蠡仲尼曰火猶西流司麻過也
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蠡於是始
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麻既言麻為王班又稱魯
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麻杜之此言自相矛盾
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
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膚咎如潰之類也此
無王者正是闕文耳今刪定知此不書王非是經之闕文必
以為失不班麻者杜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

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頌
吉朔于邦國都鄙以有成文故為此說但齊桓晉文以前翼
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麻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麻
或諸侯所為亦遙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
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
同書日之限然則司麻之過魯史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
劉君不尋此旨橫生異同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以規杜過恐非其義也 縣西南○約如字又於妙反敵所洽反垣音表 ○六月
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敵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

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既無傳既盡也麻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
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光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
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
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見
疏注既盡至不見○正義曰食既者謂日光盡也故云既
望望為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麻家之說當日之衡有大
如日者謂之闕虛闕虛當月則月必滅光故為月食張衡靈

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食也若是日奪月光則應每望常食而望亦有不食者由其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在朔則日食望則月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不能照日之奪月亦猶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照日食日奪月光故月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南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而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之所在則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物食之以自食為文關於所不

見。公子翬如齊逆女。禮君有故。疏。注禮君至卿也。天子尊無與敵不自親逆使卿逆而上公臨之諸侯則親逆有故得使卿入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是當使人天子不親逆也襄十五年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是知天子之禮當使卿逆而上公臨之也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對哀公指言魯事是諸侯正禮當親逆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丘明不為之傳以其得禮故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以卿不行為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非禮知君有故得使卿逆也謹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謹亭已去齊國故不言公會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謹呼端反蛇以支反。公會

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於廟也。齊侯送之公。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受之於謹。疏。有年。正義曰年訓為稔謂歲為年者取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其歲穀一熟之義故禾稼既收農功畢入

齊侯送之公。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受之於謹。疏。有年。正義曰年訓為稔謂歲為年者取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其歲穀一熟之義故禾稼既收農功畢入

以其歲豐於常故史書有年於策此書有年宣十六年書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五穀大熟為大有年杜取穀麻黍稷麥豆即月令五時所食穀也賈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案昭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是言歲豐為佐助之非妖異之物也君行既惡澤不下流遇有豐年輒以為異是則無道之世唯宜有大饑不宜有豐年非上天佑民之本意也且言有鸚鵡來巢書所無說釋例曰劉賈許因有年大有年之辭也據經螟螣不書有傳之傳以為經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據經螟螣不書有傳發於魯之無鸚鵡不以為有年為例也經書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不可謂不宜有此年不宜有此月也螟螣俱是異常之災亦不可謂其宜有也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

戎梁弘為右

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
疏注武公至禮戎僕掌馭戎車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故知御為戎僕右

是戎車也逐翼侯于汾隰

汾隰汾水邊○汾扶云反汾水名下濕曰隰
疏

注汾隰汾水邊○正義曰釋例曰汾水出太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晉陽縣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陽縣入河爾雅釋地云下溼曰隰知
驂結而止
驂戶卦反驂芳非反
疏

注驂驂馬○正義曰說文云驂旁馬是驂驂為一也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以兩服為參故謂之驂又駕一馬乃謂之駟故說文云驂駕三馬也駟一乘也兩服為主以漸參之兩旁二馬遂名為驂故摠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驂馬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稱說驂而駟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參遂以為名也驂馬在衡外挽駟每結於木由頸不當衡故也名驂者以
夜獲之及
駟馬有驂駟之容故少儀云駟駟翼是也

樂共叔
共叔桓叔之傳樂賓之子也身傳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共音恭注同殉似俊

疏

注公不至禮也○正義曰此成昏謂聘文姜也詩刺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

○會于嬴成昏于齊也

而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

疏

止曷又極止言桓公以媒得文姜此云不由媒者公親會齊侯必無媒也詩舉正法以刺上傳據實事以解經故不同耳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

侯于郕杞求成也二年入杞故○秋公子翬如

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

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修先君之好公疏昏注

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好呼報反注同

命也此言脩先君之好是稱先君為辭也翬遂俱是奉時君之

文各言其一是一互舉其義昏禮納采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

某也請納采其納徵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徵是

男家辭也主人禮賓辭曰子為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

之禮請禮從者是女家辭也彼士禮也故稱先人若諸侯則

稱先君以此知其言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

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

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

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

大夫送之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姜氏疏凡公至

正義曰昏以相敵為耦先以敵國為文然後於大國小國辨

其所異姊妹於敵國猶上卿送之於大國則上卿必矣且姊

妹禮於先君不以所嫁輕重雖則小國亦使上卿送也於小

國則上大夫送之文承公子之下謂送公子非送姊妹也周

禮序官唯有中大夫無上大夫也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

夫卿鄭玄云上大夫曰卿則上大夫即卿也又無上大夫矣

而此云上大夫者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

為上下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當其下

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

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分大夫為上下也○冬齊仲

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

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摠曰疏注古者至釋之○正義曰經

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禮而致之也故知使大夫隨加聘問得所以存謙敬序殷勤也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與此事同而文異故辨之云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曰聘是詳內略外之文傳嫌其不同故以致夫人釋之○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

故逐之出居于魏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翊臨晉縣魏國河東北縣○正義曰地理志云馮翊反翊音翼

疏注為明至北縣○正義曰地理志云馮翊反翊音翼

縣詩魏國也世本芮魏皆姬姓尚書顧命成王將崩有芮伯為卿士名諡不見魏之初封不知何人閔元年晉獻公滅魏芮則不知誰滅之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書

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疏注冬獵內之狩地故書地○狩手又反夏戶雅反下同

正義曰冬獵曰狩爾雅釋天文也易比卦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鄭玄云王者君兵於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

也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皆走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其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皆為敵不敵已加以仁恩養威之道是說三驅之事也狩獵之禮唯有三驅故知行三驅之禮得田獵之常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善其得時明禮皆無違矣周之春正月建子即是夏之仲冬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時也釋例曰三王異朔而夏數為得天雖在周代於言時舉事皆據夏正故公以春狩而傳曰書時禮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曰言非其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即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而言則狩于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為之僖三十三年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處違其常處則犯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名以譏之國史之記必書年以

聘

疏

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
 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糾居黜反
 注宰官至放此○正義曰周禮天官有大宰小宰宰夫知宰
 是官也傳言父在故名知伯糾是名自然渠為氏矣周禮大
 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未知伯糾是何宰也貶之乃
 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大夫未知伯糾是何宰也貶之乃
 未可量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慎疑故也詩稱
 濟濟多士書戒無曠庶官為政有三擇人為急王官之宰當
 以才授位今其父居官而使子攝職是王者輕侮爵位遭人
 則可故書名以譏之糾之出聘事由於王而貶糾者王不應
 援糾糾不應受使二者俱有其過貶糾亦所以責王如宰恒
 之比也春秋編年之書四時畢具乃得為年此無秋冬知是
 史闕文也舊史先闕故仲尼因之膏肓何休以為左氏宰渠
 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為父在
 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鄭箴之云仍叔之子者譏其幼
 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覲又不失子道
 故名且字也鄭氏所箴與杜
 同云伯糾名且字非杜義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郎非狩地故書時合

禮疏

注郎非至合禮○正義曰春秋之世狩獵多矣見於
 獲麟在於大野得地則不書其地知地時並得則例皆不書
 此書公狩于郎必是有所譏刺所刺之意在於失常地也但
 傳於棠與河陽已云言非其地則非地之責於理已見而此
 狩得時恐并時亦刺駁出合禮而非禮自明故注申其意言
 郎非狩地唯時合禮以時合禮地非禮也公羊傳曰常事不
 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故
 有遠近之言左氏無此義要
 言遠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夏周宰渠伯糾來聘

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秦以芮

所敗○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三年芮伯

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
 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未同盟而

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
 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

疑審事故從赴兩書。鮑步鮑反。疏。注未同至兩書。正義曰僖二十三年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檢經傳魯未與陳盟而書鮑名知其來赴以名故也。隱八年蔡侯考父卒注云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案史記年表隱之元年是陳桓公之二十三年則桓公亦得與惠公盟而云未同盟者以蔡侯之卒去惠尚近故疑與惠公盟此去惠公年月已遠且自隱公以來陳魯未嘗交好於惠公之世亦似無盟故以未同盟解之也。以長麻推之知甲戌己丑別月而赴者並言正月故兩書其日而共言正月若其各以月赴亦應兩書其月但此異年之事設令兩以月赴則當以四年云。十年正月甲戌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齊欲滅紀紀人。疏。注外相至故書。正義曰傳言朝經言懼而來告故書。如知如即朝也下文周公如曹與此相類故云外相朝皆言如也。魯出朝聘例言如獨言外朝者經有公朝王所以不盡云公如故獨云外也。朝聘而謂之如者爾雅釋詁云如往也。朝者兩君相見揖讓兩楹之間聘者使卿通問鄰國執圭以致君命據行禮而為言也。魯之君臣出適他國始行即書於策未知成禮與否經每有在塗乃復是禮未必成故直云如言其往彼國耳不果必成朝聘也。公朝

王所則朝訖乃書故指朝言之比齊鄭朝紀亦應朝訖乃告但略外故言如耳外相朝例不書而此獨書者傳言欲以襲紀紀人知之明其。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天懼而告魯故書也。○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疏。注仍叔至出聘。正義曰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天子大夫例皆書字仍氏叔字知是天子大夫也。公羊穀梁皆以仍叔之子為父老代父從政左氏直云弱也言其幼弱不言父在則是代父嗣位非父在也。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稱名以敗之。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故繫父以譏之。譏王使童子出聘也。蘇氏用公羊穀梁之義以為父。葬陳桓公。無。城祝老來聘非父沒義或當然。○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將襲紀故。○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大雩。傳例曰書不時不書不以告。從如字又才用反。○大雩。傳例曰書不時。雩音于祭。○冬蝻。無傳蝻蝻之屬為災故書。○疏。注蝻名見賢遍反。○冬蝻。蝻音終蝻蝻相容反。蝻相魚反。疏。注蝻故書。正義曰釋蟲云蝻蝻蝻楊雄方言云春黍謂之蝻。蝻陸機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

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璫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螿螿土螿焚光云皆

之傳稱凡物不為災不書知此為災故書

曹 曹國今濟陰定陶縣。陶同勞反。疏 州公如曹。正

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

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然則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後

祀與宋耳此州公及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並是小國而得稱

公者鄭玄王制注以為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

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滿者皆

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滿者皆

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

言爵尊國小蓋指此州公虞公也案虞是克商始封非為殷

之餘國鄭玄之言不可通於此矣杜之所解亦無明言唯世

族譜云虞姬姓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處

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

爵為公未知孰是或可嘗為三公之官若虢公之屬故稱公

也以其無文故備言之劉炫難服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

公雖復周公大公之勲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

州有何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安得爵為上

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

崇此則理之不通也。注不書至陶縣。正義曰如者朝也

以朝出國不得書奔外朝不書以因來向魯故書其本也世

本州國姜姓曹國伯爵譜云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

武王封之陶丘今濟陰定陶縣是也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

之元年也伯陽立十五年魯哀公之八年而宋滅曹地理志

濟陰郡定陶縣 詩曹國是也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

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佗桓公弟

王父也稱文公子明佗非桓公母弟也免桓公大子。佗大河反免音問父音甫。公疾病而亂

作國人分散故再赴疏公疾病。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病謂疾益困也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奪不使知王政。襲音習。疏。注。奪不使。

知王政。正義曰。隱三年傳稱王貳于虢。謂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也。及平王崩。周人將昇虢。公政即周鄭交惡。未得與之。八年傳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於是始與之政。共鄭伯分王政矣。九年傳曰。鄭伯為王左卿士。然則虢公為右卿士。與鄭伯夾輔王也。此言王奪鄭伯政。全奪。與虢不使鄭伯復知王政。故鄭伯積恨不復朝王。○秋王

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

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虢公林父王卿士。將音子匠反。下及注大將同。

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周桓公也。鄭子元

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子元鄭公子拒方陳。拒俱甫反。下同。陳直觀

反下文之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

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

固將先奔不能相枝持也。既而萃於王卒可

以集事從之萃聚也。集成也。曼伯為右拒。曼伯檀

音。疏。注。曼伯檀伯。正義曰。十五年傳曰。鄭伯因櫟人殺檀伯昭。十一年傳曰。鄭京櫟實殺曼伯。知一人也。

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

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

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疏。此蓋魚麗陳法。麗力之反。注同。縫。扶容反。乘繩證反。疏。注。司馬至陳法。正義曰。史記稱齊景公之時。有田穰苴。善用兵。景公尊之位為大司馬。六國時。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乃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是彼文也。五人為伍。周禮。司馬序官文也。戰于緡葛。緡音鄭地。命一拒曰旂。動而鼓。旂。旂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旂。旂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

上發機以礎疏注旂旃至號令。正義曰旂之為旂事無敵麾許危反。疏注旂旃至號令。正義曰旂之為旂事無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是在軍之士視將旗以進退也。今命二拒令旂動而鼓望旗之動鼓以進兵明旂是觀之。物又旂字從旂。旂之謂通用一絳帛無畫飾也。周禮司常通帛為旂。故云通帛為之。謂用一絳帛無畫飾也。鄭玄云凡旂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鄉遂大夫或載旂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如鄭之意則將不得建旂而此軍得有旂者。僖二十八年傳曰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旂之左旂。是知戰必有旂。故以旂為旂也。鄭氏之言自謂治兵之時出軍所建不廢戰陳之上猶自用旂指麾。今時為軍猶以旂麾號令。故云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為號令也。賈逵以旂為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其機以追敵。與賈同也。案范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為旂也。發石非旂旗之比。說文載之於部。而以飛石解之為不類矣。且三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二拒準之為擊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

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

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於此收兵自**夜鄭伯使**

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

免王討之非也。勞力報反。注同。疏注祭足至非也。正名仲字仲足。一本作名仲字足。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上云祭仲足。此云祭足。十一年傳云祭封人仲足。此人雖名字互見而不知孰字孰名。公羊以仲為字。左氏先儒亦以為字。但春秋之例諸侯之卿嘉之乃書字。十一年經書祭仲而事無可嘉。注意以仲為名。故云名仲字仲足。釋例曰：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名為字者。而公羊守株專謂祭氏以仲為字。既謂之字無辭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善其行。權逐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說左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為因有告命之例。欲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蕭叔大心皆以伯叔為名。則仲亦名也。傳又曰祭仲足或偏稱仲或偏稱足。蓋名仲字足也。

火疏六

七

是辨其名仲之意也凡傳所記事必有意存焉此○仍叔

之子弱也

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仍叔

注仍叔至末秋○正義曰此子來聘傳雖不言聘意蓋為將

伐鄭而遺告魯也經在伐鄭之上傳在伐鄭之下明其必有

深意故注者原之以為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

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譏其夏至而秋末反也下句更言

秋大雩則秋未為末注云末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

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末秋也下文更云秋者自為欲

顯天時更○秋大雩書不時也襄二十六年有兩秋

別言秋○秋大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相事○疏注十二至凡事○正

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相事○疏注十二至凡事○正

故重言秋異於凡事○重直用反○疏注十二至凡事○正

諸侯伐鄭而此復言秋故解之方發雩祭之例須辨雩祭之

月欲顯言天時以指怠慢之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凡事則

不須每事重舉時也襄二十六年重言秋者彼○凡祀啓蟄

注自釋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凡祀啓蟄

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疏注

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蟄直立反正音征○疏注

凡至南郊○正義曰下三句謂雩嘗烝也雩是祭天嘗烝祭

宗廟此無祭地而言祭地者因天連言地耳周禮天神曰祀

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對則別為三名散則摠為一號禮諸侯

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故雩亦祀帝書傳皆

不言魯得祭地蓋不祭地也魯不祭地而注言天地者以發

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
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
之後遂驚而走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是言啓蟄爲正月
中閉蟄爲十月中也注以閉蟄爲十月初則驚而走出十月
閉之者以正月半蟄蟲啓戶二月初則驚而走出十月半蟄
蟲始閉十一月月初則遂閉之傳稱四者皆舉中氣言其至此
中氣則卜此祭次月初氣仍是祭限次月中氣乃爲過時既
以閉蟄爲建亥之月又言十一月則遂閉之欲見閉蟄以後
冬至以前皆得烝祭也故釋例云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
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春分以
前皆得郊則冬至以前皆得烝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
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以建卯
之月猶可郊知建子之月猶可烝也正月節節節月節未涉後
月中氣故耳傳本不舉月爲限而舉候以言者釋例曰凡十
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間之
以閏月故節未必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
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也土功作者不
必日月故亦言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
裁日至而畢此其大準也是言凡候天時皆不以月爲其節
有參差故也若周禮不舉天象故以月爲正大司馬職曰中

夏獻禽以享祠中冬獻禽以享烝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
非謂孟月不得烝也釋例曰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
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孟月烝起建亥之月則嘗
起建申之月此言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亦是下限也若仲
是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爲烝祭春秋之例得常不書而八年
書正月烝者釋例云經書正月烝得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
復烝此爲過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唯可知其非時故先發
正月之烝而繼書五月烝以示非時並明再烝瀆也然仲月
雖不過時而月節有前有卻若使節前月節即爲非禮此秋
大雩是建午之月耳而傳言不時明涉其中節故譏之釋例
云龍星之體畢見謂立夏之月得此月則當卜祀過涉次節
則以過而書故秋雩書不時此涉周之立秋節也言涉立秋
節者謂涉立秋之月中氣節也過涉次節亦謂中節非初節
也若始涉初節則不譏之矣如此傳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
郊天周之孟春未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輅
載弧韞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季夏
周之六月卽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
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
獻子爲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啓蟄而郊
者禮記後人所錄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

年傳孟獻子曰啓蟄而郊禮記左傳俱稱獻子而記言日至
傳言啓蟄一人雨說必有謬者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時應
有七月禘矣烝嘗過則書禘過亦應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
七月禘也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
明堂位言正月祀帝記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後見天子冬至祭
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爲常明堂位後
世之書其末章云魯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
相變也春秋之世三君見弑鬻而弔士有誅俗變多矣尚云
無之此言既誣則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鄭
玄注書多用譏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
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
祭於圜丘者祭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迎氣於四
郊所祭者祭五德之帝大微宮中五帝坐星也春秋緯文耀
鉤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
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
謂此也其夏至郊祭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祭靈威仰
也魯無冬至之祭唯祭靈威仰耳唯鄭立立此爲義而先儒
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圜丘上圜丘
即郊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秦始
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

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
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
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龍見而雩見龍
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也龍見而雩見龍
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
天遠爲百穀祈膏雨。見賢遍反注同宿音秀爲于僞反
疏注龍見至膏雨。正義曰天官東方之星盡爲蒼龍之
宿見謂合昏見也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遠者
豫爲秋收言意深遠也穀之種類多故詩每言百穀舉成數
也雨之潤物若脂膏然故謂甘雨爲膏雨襄十九年傳曰百
穀之仰膏雨是也傳直言雩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別
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
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此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
而月令記於仲夏章者鄭玄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
五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祀而求雨固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
杜君以爲月令秦法非是周典穎子嚴以龍見即是五月釋
例曰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爲秦制非古典也穎氏
因之以爲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此爲強牽天
宿以附會不韋之月令非所據而據既以不安且又自違左
氏傳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穎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

文而欲以雩祭是言月令不得與傳合也鄭玄禮注云雩之言呼也言呼嗟哭泣以求雨也郊雩俱是祈穀何獨雩為呼

嗟旱而脩雩言呼嗟可矣四月常雩於時未旱始殺而嘗何當也呼嗟也賈服以雩為遠故杜從之也

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疏注建酉至宗廟。正義曰嘗者嘉穀熟乃為之也詩稱八月其穫獲刈嘉穀在於八月知始

殺為建酉之月陰氣始殺也釋例曰詩蒹葭蒼蒼白露為霜以證始殺百草也月令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然則七月

有白露八月露結九月乃成霜時寒乃漸歲事稍成八月嘉穀熟所薦之物備故以建酉之月薦嘗於宗廟案月令孟秋

祭而云建酉之月乃嘗祭者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實起於建申之月今云建酉者言其下限然杜獨於嘗祭舉下限者

以秋物初熟孝子之祭必待新物故特舉下限而言之哀十三年子服景伯謂吳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

先公季辛而畢彼雖恐吳之辭亦是八月嘗祭之驗也何則於時會吳在夏公至在秋景伯言然之時秋之初也若嘗在

建申當言九月不應遠指十月知十月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建酉是下限耳若節前月卻孟秋物成

亦可以孟秋嘗祭故釋例云周禮四仲月言其下限若建申得嘗何以釋例又云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兼葭蒼蒼白露

為霜又以始殺唯建酉之月者以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故釋例破賈服而為此言也先此則不可十四年

八月乙亥嘗乃是建未之月故注云先其時亦過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閉必疏注建亥至備

計反又必結反字林方結反烝之承反疏矣。正義曰傳稱火伏而後蟄者畢周禮季秋內火則火以季秋入而孟

冬伏昆蟲以孟冬蟄故知閉蟄是建亥之月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玄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

陰陽即寒溫也祭統注云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是蟄蟲謂之昆蟲也月令仲春云蟄蟲咸動啓戶始出言啓戶故

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

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度待洛反復音服後不音者皆同難乃且反。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寔時力反。省所景反。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

秋八月壬午大閱

齊為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成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

為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閱音悅。

疏大閱。正義曰公狩于郎。公狩于郎。公狩于郎。公狩于郎。

必皆因田獵。田獵從禽未必皆閱。車馬何則怠慢之主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獵也。公及齊人狩于禚。乃與鄰國共獵。必非自教民戰以矢魚于棠。非教戰之事。主為遊戲而斥言。公則狩于郎。禚亦主為遊戲。故特書公也。大蒐。大閱國之。常禮。公身雖在非為遊戲。如此之類。例不書。公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身在蒐而經不書。公知其法所不書。以其國家大事非公私欲故也。且比蒲。昌間皆舉蒐地。此不吉地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於城內。此亦當在城內。注齊為至車馬。正義曰大閱。

之禮在於仲冬。今農時閱兵必有所為。傳不言其意。故注者原之於時。四鄰與魯無怨。又竟無征伐之處。諸侯成齊經所不見。而傳說鄭忽怒事於大閱之上。及十年鄭與齊衛來戰于郎。知此大閱是懼鄭忽而畏齊人。故以非時簡車馬也。

蔡人殺陳佗

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二年。正義曰殺陳佗傳無文。不言無傳者。以傳說。此事在莊二十二年。不是全無其事。故不言無傳。

丁卯子同生

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稱大子者。書始生也。適。注桓公至生也。正義曰適。丁麻反。傳同長丁丈反。

疏注桓公至生也。正義曰適。大子之禮。舉之由舉以正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即為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以否。蓋其父未為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釋例云。據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杜此注云。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然則雖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大子之禮。亦不。

書也 ○冬紀侯來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實來 ○楚武王侵

隨 隨國今義陽隨縣 姓注隨國至隨縣。正義曰世本隨國姬

十年經書楚人伐隨自是以後遂為楚之私屬不與諸侯會

同至定四年吳人郢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

之使列諸侯哀元年隨侯使遠章求成焉 遠章楚大夫

見經其後不知為誰所滅 使遠章求成焉 夫。遠子

反軍於瑕以待之 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

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 關伯比楚大夫 我

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

協來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

必弃小國 張自侈大也。被皮寄反下注被甲同間

又式 氏反 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

之 羸弱也。羸劣 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熊

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 臣。率音律且子余反 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

得其君 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為計

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 疏 以為至其君。正義

備言其事以終始之。抗若浪反 疏 曰言此計今雖無益

以為在後圖謀也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耳少師得其君

心君將必用其計若用少師則此謀必合故請示弱以希後

日之 利 王毀軍而納少師 從伯比 少師歸請追楚

師隨侯將許之 信楚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

弱也

大疏六

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

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

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今民

餒而君逞欲逞快也餒奴罪反餓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

知其可也詐稱功德以欺鬼神疏楚之先君熊繹始封

於楚在蠻夷之間天子男之地至此君始疆盛威服鄰國似有天助故云天方授楚臣聞至可也正義曰臣聞小國之意言隨未有道而楚未為淫辟隨不能敵楚也既言隨未有道更說有道之事道猶道行不失正名之曰道施於人君則治民事神使之得所乃可稱為道矣故云所謂道者忠恕於民而誠信於神也此覆說忠信之義於文中心為忠言中心愛物也人言為信謂言不虛妄也在上位者思利於民欲民之安飽是其忠也祝官史官正其言辭不欺誑鬼神是其信也今隨國民皆飢餒而君快情欲是不思利民是不忠也

祝史詐稱功德以祭鬼神是不正言辭是不信也無忠無信不可謂道小而無道何以敵大君欲敵之臣不知其可也欲君之下公曰吾牲脰肥臄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楚也性牛羊豕也脰純色完全也臄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脰音全臄徒忽反疏注牲牛至曰盛○正義曰諸侯祭用大牢祭以三牲為主知牲為三牲牛羊豕也周禮牧人掌共祭祀之牲牲祭用純色故知脰謂純色完全言毛體全具也曲禮曰豚曰臄肥臄肥臄肥也重言肥臄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服虔云牛羊曰肥豕曰臄案禮記豚亦稱肥非獨牛羊也黍稷之別名亦為諸穀之摠號祭之用米黍稷為多故云黍稷曰粢粢是穀之體也盛謂盛於器故云在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

博碩肥臄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謂其畜之

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瘵蠹也謂其備臄咸

有也

雖告神以博碩肥膾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

○畜吁又反下皆同蕃音煩癩七木反本又作蔞同蠹力果反說文作瘰云瘰瘰皮肥也疥音介癬息淺反說文云乾瘍

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

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

嘉善也栗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

謂馨香無譏慝也馨香之遠聞○慝他得反聞音問又如字故務其三

時脩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禮

祀禮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母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母而異族者也○九族杜釋與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

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饑

餒也○饑音飢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

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

伐夫民至於難○正義曰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民神之主也以民和乃神說故聖王先成其民而後

致力於神言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孝享由是告神之辭各有成百姓之意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耳聖人文飾辭義為

立嘉名以告神季梁舉其告辭解其告意故奉牲以告神曰博碩肥膾者非謂所祭之牲廣大肥充而已乃言民之畜產

盡肥充皆所以得博碩肥膾者由四種之謂故又申說四種之事四謂者第一謂民力普徧安存故致第二畜之碩大滋

息民力普存所以致之者由民無勞役養畜以時故六畜碩大蕃多滋息民力普存又致第三不有疾病疥癬所以然者

由民力普存身無疲苦故所養六畜飲食以理掃刷依法故皮毛身體無疥癬疾病民力普存又致第四備膾咸有所以

然者由民力普存人皆逸樂種種養畜羣牲備有也奉盛以告神曰絜粢豐盛者非謂所祭之食絜淨豐多而已乃言民

之糧食盡豐多也言豐絜者謂其春夏秋三時農之要節為政不害於民得使盡力耕耘自事生產故百姓和而年歲豐

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
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禮雜記下總麻
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
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
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矣是鄭從古尚書說
以九族為高祖至玄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說以
鄭立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為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
以服重者為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說者此言
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已薄故刺
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至父已之所稟承也子至玄孫
已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詩刺棄
其九族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
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曾孫出玄孫者乎又鄭
玄為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玄孫無
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九族族名
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為不相值矣若緣三及
九則三九不異設使高祖喪玄孫死亦應不得為昏禮何不
言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不
○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難乃旦反下

○北戎伐齊齊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

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

甲首三百以獻於齊甲首被甲者首○帥於是諸

侯之大夫戊齊齊人饋之餼生曰餼○饋其媿反

使魯為其班後鄭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

疏注班次至闕文○正義曰劉炫云在戌受饋而使魯為

救不須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

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

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

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

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妻

七計反下及注同

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

謀

言獨繫其身謀不及國

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

欲以佗女妻之

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

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

師昏也民其謂我何

言必見怪於民

遂辭諸鄭伯

假父之命

以為辭為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

○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丁

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

大牢

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接如字鄭注禮記作捷讀此者亦或捷音

疏

注大牢至適也正義曰大牢牢

之大者三牲牛羊豕具為大牢儀禮少牢饋食之禮以羊豕為少牢以牲多少稱大少也詩公劉曰執豕于牢周禮充人

掌繫祭祀之牲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牢者養牲之處故因以為名鄭立詩箋云繫養曰牢是其義也禮記內

則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文在三日負子之上則三日之內接之矣記云凡接子擇日鄭云雖三日之內必選

其吉焉是三日之內擇日接之為子接母故記稱接子此傳舉之之下即云接以大牢亦以接子為文其寔接母故云以

禮接夫人重適也鄭立云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此言以禮接之則與鄭異也內則又云接子庶人

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豕子則皆降等

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

疏

注禮世至乳母。正義曰四方以上皆內則文也內則

言之鄭立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

禮云桑弧蓬矢六今無天地誤也賈逵云桑者木中之眾蓬者草中之亂取其長大統象而治亂

公與文

姜宗婦命之

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

蓋同宗之婦○昨才故反**疏**注世子至之婦○正義曰乃降以上皆內
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以其生於側
室見於路寢故從外而升階也襄二年葬齊姜傳曰齊侯使
諸姜宗婦來途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
宗之婦也公與夫人共命之故使宗婦侍夫人 **公問名**

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

類申繻魯大夫**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以德命為**

義若文王名昌**疏**注若文至名發○正義曰周本紀稱

類命為象象尼丘**疏**注若孔至尼丘○正義曰孔

取於物為假若伯

人有饋之魚因名**疏**注若伯至曰鯉○正義曰家語本姓
之曰鯉○鯉音里篇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并官氏一
歲而生伯魚伯魚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
因名子曰鯉字伯魚此注不言昭公賜而云人有饋之者如
家語則伯魚之生當昭公九年昭公庸君孔子尚少未必
能尊重聖人禮其生子取其意而遺其人疑其非昭公故**取**
於父為類與父同者**不以國**以本國為名也**疏**
注國君至名也○正義曰下云以國則廢名以國不可易須
廢名不諱若以他國為名則不須自廢名也且春秋之世晉
侯周衛侯鄭陳侯吳衛侯晉之徒皆以他國為名以此知不
以國者謂國君之子不得自以本國為名不以山川者亦謂
國內之山川下云以山川則廢主謂廢主謂廢國內之所主
祭也若他國山川則非其主不須廢也此雖因公之問而對
以此法曲禮亦云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
山川則諸言不以者臣民亦不得以也此注以其言國故特
云國君子耳其實雖非國君之子亦不得以國為名其言廢
名廢禮之徒唯謂國君之子若使臣民之名國家不為之廢
也然則臣民之名亦不以山川而孔子魯人尼丘魯山
得以丘為名者蓋以其有象故特以類命非常例也 **不**

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

隱痛疾患

疏

注隱痛

正義曰鄭玄云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摘此則無時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為醫案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此與叔虞季友復何以異而云不得名也且黑臀黑肱本非疾病以證隱疾非其類也詩稱如有隱憂是隱為痛也以痛疾為名則不祥之甚故以為辟

不以畜牲

畜牲

疏

注畜牲六畜。正義曰爾雅釋畜於馬牛羊豕狗雞之下題曰

六畜故鄭眾服虔皆以六畜為馬牛羊豕狗雞周禮牧人掌牧六牲鄭玄亦以馬牛等六者為之然則畜牲一物養之則為畜共用則為牲故

不以器幣

幣玉

疏

注幣玉帛。正義曰周禮

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幣玉帛者謂此圭璋璧琮帛錦繡璜之屬也以幣以幣為玉帛則器者非徒玉器服虔以為周人以諱事神祖豆罍彝犧象之屬皆不可以為名也

名終將諱之

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

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眾家多以名字屬下句鐸待洛反徇似俊反本又**疏**周人至諱之。正義曰自殷以往作殉同舍音捨下同**疏**未有諱法諱始於周周人尊神之故為之諱名以此諱法敬事明神故言周人以諱事神子生三月為之立名終久必將諱之故須豫有所辟為下諸廢張本也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注君父至斥言。正義曰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謂君父生存之時臣子不得指斥其名也禮稱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是對父則弟可以名兄對君則子可以名父非此則不可也文十四年傳曰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注云猶言某甲是斥君名也彼以不順故斥其名知平常不斥君也成十六年傳曰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注云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彼以對君故名其父知平常不斥父也雖不斥其名猶未是為諱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是其未為之諱故得與君同名但言及於君則不斥君名耳既言生已不斥死復為之加諱欲表為諱之節故言然以形之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皆禮記檀弓文也

既引其文更解其意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也親盡謂高祖之父服絕廟毀而親情盡也卒哭之後則以鬼神事之故言以諱事神又解終將諱之所諱世數自父上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此謂天子諸侯禮也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立云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以其立廟事之無容不為之諱也天子諸侯立親廟四故高祖以下皆為諱親盡乃舍之既言以諱事神則是神名必諱文王名昌厥後周公制禮醴人有昌大祖祭文王之廟也其經曰克昌厥後周公制禮醴人有昌本之菹七月之詩周公所作經曰一之日歲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為諱而得言之者古人諱者臨時言語有所諱耳至於制作經典則直言不諱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是為詩為書不諱諱也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今子發武成云周王發武王稱名告眾史官錄而不諱知於法不當諱也金縢云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之書親自讀之諱其父名曰改為某既讀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讀遂即云某武成牧誓則宣諸眾人宣訖則錄故因而不改也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為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云朕皇考曰伯庸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疏注國是不諱之驗也

廢名。正義曰國名受之天子不可輒易若以國為名終卒之後則廢名不諱若未卒之前誤以本國為名則改其所名晉之先君唐叔封唐變父稱晉若國不可易而晉得改者蓋王命使改之

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疏注改其山川之名。正義曰廢其所主之祭知者漢文帝諱恒改比嶽為常山諱名不廢嶽是也劉炫云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復更得其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改

以畜牲則廢祀名豬則廢豬名羊則廢羊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疏注廢為中軍。疏廢則禮闕祀雖用器少一器而祀不廢且諸禮皆用器幣故以

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先君獻武

廢一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疏注二山至

義曰晉語云范獻子聘於魯問其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是其以鄉名山也

禮稱舍故而諱新親盡不復更諱計獻子聘魯在昭公之世
獻武之諱久已舍矣而尚以鄉對者當諱之時改其山號諱
雖已舍山不復名故依本改名以其鄉對猶司徒司空雖歷
世久而不復改名也然獻子言之不為失禮而云名其二諱
以自尤者禮入國而問禁入門而問
諱獻子入魯不問故以之為慙耳 是以大物不可以

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物類也謂

同 日疏 注物類也謂同日。正義曰魯世家云桓公六年夫
日 疏 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之曰同是知同物為同日

也言物類者辨 此以為類命也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

齊公告不能 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囚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六

江西南昌府學棗

春秋左傳注疏卷六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六 桓三年盡六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六

經三年

以王法終治桓之事 案終下當有始字闕本監本毛本亦無穀梁注疏本並脫

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 宋本三作二非也

其年王室方定 監本毛本定作亂案昭廿三年天王居于狄泉自是以後居無定所至廿六年

王子朝奔楚始得入于成周遂定成周以為都監毛本作亂非也

是周司麻也魯司麻也 案也當讀為耶如荀子其求物也養生也浦鐘改作非魯誤

哀十三年十二月螽 宋本三作二

而以自食為文 岳本文下有者字

傳三年

至河東汾陽縣入河

宋本作汾陰案水經注云漢書謂之汾陰睢即其地也

駢駢翼翼是也

禮記駢駢作匪匪此因鄭注匪讀如四牡駢駢遂改作駢

故并見獲而死

毛本死作免非也

齊侯送姜氏

釋文云本或作送姜氏于灌水經注汶水篇引傳文作齊侯送姜氏于下謹

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姜氏于謹公子則下卿送公子公

女

此二十三字乃釋文闕本監本毛本誤作注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足利本仲年上補夷字非也

世本芮魏皆姬姓

諸本作姓此誤作如今訂正

經四年

皆無違矣

浦鐘正誤矣作失

則狩于禚

監本禚作禚非後同

則犯害去白

闕本監本毛本去白作民物亦非宋本作居民。今依宋本

傳四年

故書時合禮

岳本書作唯非陳樹華云天放菴翻岳本改作書不誤

駁出合禮

宋本毛本作合理

以時合禮地非禮也

宋本地上有知字毛本合禮作合理非

經五年

下文周公如曹

宋本周作州不誤

魯出朝聘例言如

宋本監本毛本例下有亦字

楊雄方言云宋本毛本楊作揚非也案廣韻揚字下不言姓楊字注云姓出宏農天水二望漢書本傳云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

春黍謂之蚣蝑監本春作春非下同

陸機毛詩疏云宋本機作璣非

其股狀如瑋瑁又浦鏜正誤又作文案廣雅疏證引作文段玉裁曰此當作义义者今之叙字或為又或為文皆非也

為下實來書也宋本作寔來與傳合

地理志宋本志下有云字

傳五年

民莫有鬪心陳樹華云石經凡鬪字俱作鬪非是

不能相枝持也毛本枝作支文選李善注魏文帝與吳質書引杜注亦作支

高渠彌史記秦本紀作高渠昧

為魚麗之陳後漢書劉表傳注引傳文作魚儷集韻云魚儷陣名通作麗

旂動而鼓葉抄釋文旂作檜諸本皆作旂正義云旂字從扌旂旗之類

又旂字從於旂旗之類宋本作從扌不誤。今依訂正下說文載之扌部同

周禮司常通帛為旂宋本作通帛為旂是也。今依訂正

眾屬軍史無所將宋本史作吏不誤。今依訂正

發其機以追敵宋本亦作追閩本監本毛本作礎其機諸本作以機

況敢陵天子乎監本毛本陵誤凌

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足利本後人記云非異本作罪

此為因有告命之例 毛本為作謂非

蕭叔大心 諸本作心此本誤以今訂正

仍叔之子 石經子字下增來聘二字非唐刻也

譏其夏至而秋末反也 監本末誤來

則秋未為末 閩本監本毛本末誤末

言凡祀通下三句 毛本祀誤事

然凡之所論揔包天子及諸國 閩本監本毛本子作地

比古人所名不同 閩本監本毛本比誤此

非謂孟月不得蒸也 閩本監本毛本蒸作烝朱本作祭

而傳言不時涉其中節 宋本節作氣

唯鄭元立此為義 案文獻通考祀后土門引作立為此

遠為百穀祈膏雨 論語先進正義引杜注云雩之言遠也

雩之言遠者凡從于之字有迂遠之義也

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早 諸本作五月惠棟按本作三

三月三字連讀謂夏正之五月六月七月

此為強牽天宿以附會不韋之月令 宋本不韋上有呂

何當也吁嗟也 上也字閩本監本毛本作言宋本作已

故烝祭宗廟 纂圖本烝作蒸非

經六年

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 監本年誤筆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陸氏穀梁音義曰左氏作杞侯陳樹華云三年書公會紀侯於成此作紀侯疑傳寫之誤

國之之常禮閩本監本毛本國之之作國家之宋本作國之常禮是也

而傳說鄭忽怒事於大閱之上監本鄭誤郎

篡立未會諸侯也淳熙本無也字足利本後人說云立異本作位

傳例在莊二十二年宋本無例字是也

不稱太子者書始生也案禮記內則正義引作不云世子書始生

傳六年

書曰寔來詩韓奕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惠棟云寔當作實石經傳作寔宋本同誤也

陳樹華云案傳解經不容立異且公羊穀梁皆作寔來寔訓是是杜注乃云寔實也詩正義似未足據非也案錢大昕云

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觀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即寔之古文春秋公羊穀梁為今文左氏為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氏改從二傳失古文之舊矣

故變文言實來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實作寔

楚人德之毛本德誤得

彼則懼而協來謀我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來作以不誤

必弃小國岳本前後皆作弃唯此處作棄非

楚之羸顧炎武云石經羸誤作羸案顧炎武所據乃謬刻石經此處刻闕

天方授楚宋本此節正義在君何急焉之下

○臣聞至可也宋本○作疏此節正義在注詐稱功德以欺鬼神之下

今隨國民皆飢餒閩本監本毛本作饑餒非

案盛豐備

案惠棟云禹廟殘碑作資盛說文作齋云稷也又云齋或從次作案字按凡經典言案盛皆案盛之

誤齋齋案

二字古通用為祭祀之黍稷資案二字同用為周禮之粉資不知何時淆亂而莫有正之者

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毛本民誤名詩旱麓篇思齊篇正義引傳文民上並

有於字

謂民力之普存也

詩我將篇正義引傳文謂下有其字

謂其不疾瘕蠶也

釋文云瘕本又作族同蠶葉抄釋文引說文作案云族案皮肥也錢大昕云說文占

部瘕字注云畜產瘦病也此瘕蠶之正字蠶瘕聲相近故假借為蠶耳瘕亦俗字當為族六畜之瘦曰族瘕或作族案案瘕亦聲相近

絜案豐盛

後漢書列女傳注引傳文絜作潔

兄弟弟恭

宋本淳熙本恭作共

禮絜敬也

岳本無也字足利本後人記云禮下異本有祀字

并己之同族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并誤非

民饑餒也

釋文亦作饑宋本足利本作飢

夫民至於難

宋本作對曰夫民至於難閩本監本毛本夫誤今

百姓飢餒

閩本監本毛本飢作饑

季梁推此出理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推出此理

嫌其不寔故云其寔皆當兼此四謂也

宋本寔並作實是

但兄弟相敬

宋本敬作於

言敬其兄而友愛

浦鏜正誤云友愛下疑脫其弟二字

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

宋本乃作反詩葛藟正義引屬上有親字

異姓其服皆總

宋本總下有麻字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

閩本監本毛本別作列非浦鏜云名字衍

夏會于成

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成作鄭

齊使乞師于鄭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齊下有侯字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異本作齊侯使人各有耦

人各有耦

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注引作人各有偶案耦偶正俗字

接以大牢

釋文接如字鄭注禮記作捷讀此者亦或捷音案爾雅釋詁捷也

以牲多少稱大小也

閩本監本毛本作大小非也

其寔接母

宋本寔作實不誤

則皆降等

宋本降下有一字

射天地四方

宋本淳熙本足利本無天地二字與定本合孔冲遠云今天地無誤也

立於阼階西鄉

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邳鄉異本作向案經傳鄉背字多作鄉不作向也

對曰名有五

石經名有二字初作日名有三字後改刊

以名生為信

論衡詰術篇生字在名字上按以生名以德名以類名語言一例論衡為長

以德命為義

論衡作德名案命名古同聲同義

以類命為象

顧炎武云石經類誤德案石經類字殘闕右角尚可辨顧炎武所據乃謬刻

若孔子首象尼

盧文昭按本云禮記曲禮正義引孔子作仲尼

孔子生而首上汙頂

案史記孔子世家作汙頂索隱謂汙音烏宓也故孔子頂若反字

娶於宋并官氏

監本毛本并作并宋本作并段玉裁云作并與漢禮器碑合

取其意而遺其人

毛本遺作疑非

謂廢主謂廢國內之所主

宋本無謂廢主三字是也

鄭元亦以馬牛等六者為之

浦鐘正誤為疑當字誤

以幣以幣為玉帛

宋本以幣字不重是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釋文以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云眾家多以名字屬下句陳樹

華云淮南子曰祝則名君高誘注云周人以諱事神書盤庚正義引亦也詩公劉正義引王基曰周人以諱事神書盤庚正義引亦以神字絕句禮記曲禮鄭注引春秋傳曰名終將諱之武進臧琳經義雜記云名終將諱之者即曲禮所謂卒哭乃諱是

以木鐸徇曰

釋文亦作徇又云本又作殉同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誤作狗下同

不復更得其祀

宋本共作共

名豬則廢豬

監本毛本豬作猪非

廢為中軍

纂圖本軍下增也字非

更以其鄉名山

足利本後人記云名山下異本有者也二字

止

